

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6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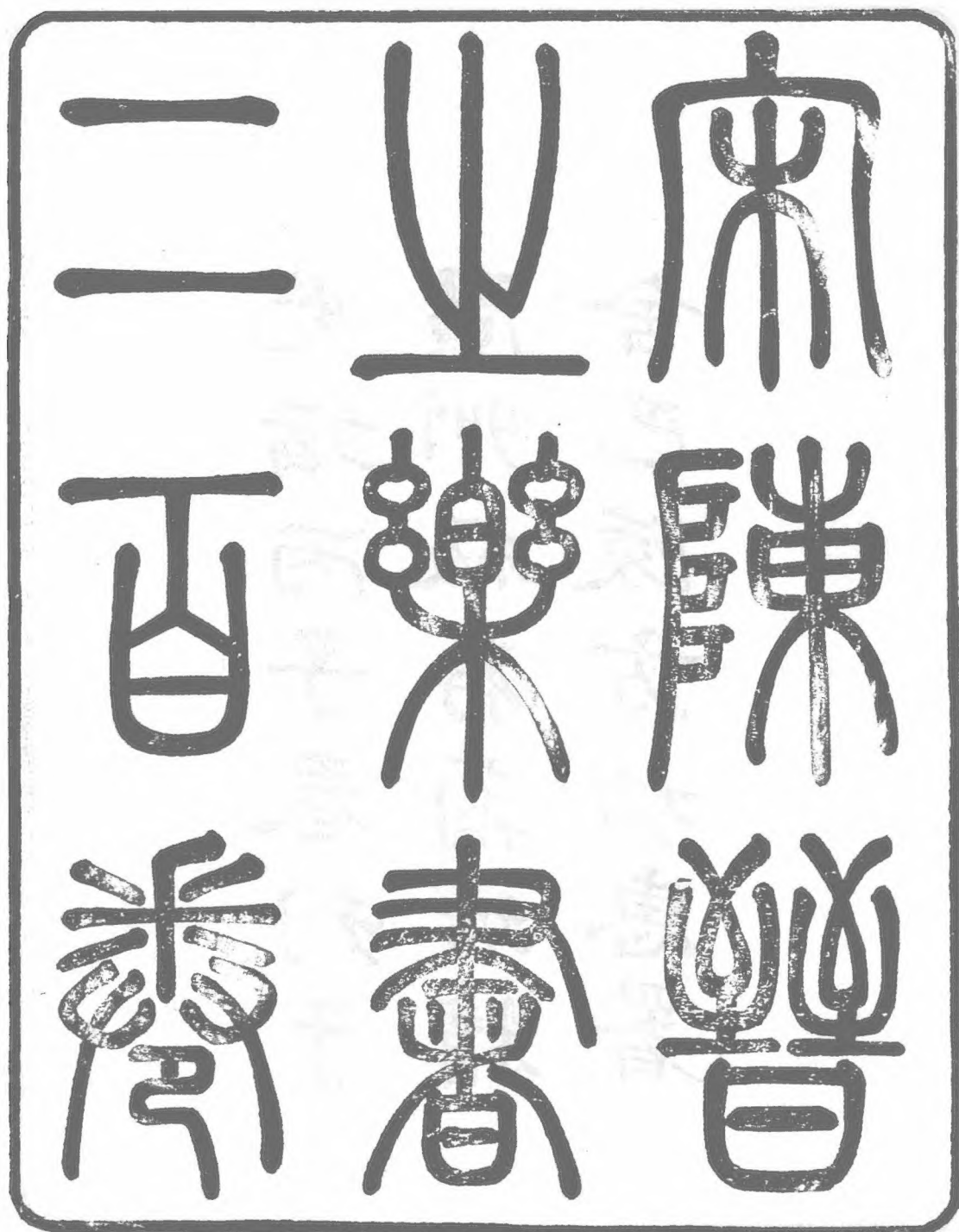
蘇子知覺

PDG

第六冊目錄

樂書（陳暘撰，清刻本） 卷一至卷三十

.....



光緒丙子春刊于
廣州板存菊坡精
舍巴陵方功惠署

重鋟樂書序



大司徒呂鄉三物教萬
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而六藝之中獨申
禮樂以防萬民之侮之

情蓋化民之急無遂禮
樂也漢藝文志列樂六
家凡百六十五篇今可
攷者唯樂記耳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

辨律呂明雅樂者著錄
經部不與執術同科次
宋陳晉之樂書二百卷
於皇祐新樂圖記后稱
其選文緒論條理可徵

大哉

王言一經品題陳氏為
不朽矣顧不辭陳振孫
去衆解題獨本鄭子鼓
說退入音樂目中哉

朝朱氏彝為撰經義攷
遂亦置之不錄審是周
官六藝不幾廢其一耶
陳氏去兵燹以來流傳
愈少乙亥冬予權兩廣

運使爰出匣中索藏請
於大府籌貲校刻俾公
海內其間二變四清之
繆 四庫總目已備之
之毋庸再為置喙者司

馬溫公范蜀公論律呂
終身不合蜀公無論已
溫公編資治通鑑詳述
梁竑所定四通十二笛
之制及觀陳氏書分於

梁肱之說每所糾正益
見其心力精深不隨人
步趨也李安溪記顧亭
林之言曰吾於經史略
能記誦都是零碎工夫

五律麻禮樂整片稽攷
便不耐心亭林問學浩
情所言如此矧下此者
乎

至主中興大合樂呂和

邦國悅遠人作動物方
且奮威揚武盪滌邪穢
聒鼓輦而思將帥執經
之士必有繼江漢常武
作歌以臻千羽兩階之

盛者豈徒習其鏗鏘鼓
舞已哉是為序

大清光緒二年太歲丙
子三月癸巳朔越七日
庚子定遠方濡耆於轉

運公解之退一步齋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省四聖至于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楊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爲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陳暘作爲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

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且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昭兆不足爲古瓘竽紀甌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

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壹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鍾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元庚申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

楊萬里序

楊文節此序馬貴與文獻通考引之今所行乾隆乙卯年文節裔孫振麟等重刊文集中獨無是篇按劉煒叔編誠齋著作計一百三十三卷後因散佚僅得八十四卷則是篇遺失有由來矣文節當甯宗時引年乞休詔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序後所書慶元庚申及官階均與史合云光緒丙子二月方濬師識

樂書序

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操術然也恭惟

神宗皇帝超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蠹鼎新百度本之爲禮樂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樂上副

神考修禮文正雅樂之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卷

哲宗皇帝祇適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議焉

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之

極功闕一不可也此雖籠絡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

成書亦已勤矣顧雖寤寐在樂而情力不逮也屬臣其

勉成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

未克有成

先帝擢寘上庠

陛下陞之文館積年於茲著成樂書二百卷曲蒙

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區區所聞得

補

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爲榮幸可勝道哉雖然纖埃不足以

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亦不敢不盡心
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才之道參和
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三宮正焉
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
二律成焉其數度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過此
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本
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
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況後世泯
泯勞勞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
文本末湮滅殆盡心達者體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

無徒後世之士雖有論議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
是以聲音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
經不明也臣之論載大致據經攷傳尊聖人折諸儒追
復治古而是正之囊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
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
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
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
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
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
之義天下以寧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繇是觀

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傳會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闕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進樂書表

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尚文明六經之旨同歸

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旦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

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

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
襲而相沿文質從宜爲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
秦漢而陵遲樂謝夔襄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瞽上下
何幾更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爲和奏或悅
俗調爲雅音一變興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
欲召和於天地其道無繇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

故稽度數以適正省文采而趨中勿用夷以亂華罔俾
哇而害雅息諸儒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
獸舞庭符虞帝九成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六變之功
恭維

皇帝陛下席奕世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
雨露威霽四夷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
萬物盛多將畢入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
君子而後成與治同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
才昧變通黽勉父兄之義方寤寐聖賢之彝訓夷考治
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

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廣姬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嗤爲傳癖世或指爲經癡自信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囊章朝奏俄簡在於宸衷筆札暮班靡遐遺於瞽說雖無裨於國論庶有紹於家聲私竊爲榮居慙浮實敢擬倫於玉爵甘並質於瓦甌仰瀆離明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甲夜之觀一得不遺願贊太平之化

臣

所撰樂書并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一百二十

冊隨表上進以聞

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宣德郎祕書省正字

臣

陳暘上進

第 二 十 八 頁

二 一

--	--	--	--	--	--	--	--	--	--

尙書禮部

近准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勅中書省禮部侍郎兼侍讀實錄修撰趙挺之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貫穿戴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禮書講閱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蒙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旣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畫工三五人寫錄圖畫進獻如

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中書省臣寮上言曾論奏乞

朝廷量給筆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勅指揮方今

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二

人付祥道處俾圖錄進以備

聖覽必有所補取

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內楷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知公文

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牒

朝散郎員外郎許幾

朝請郎員外郎宋景

郎中闕

侍郎闕

朝散大夫權尚書兼侍讀豐

稷

吏部尚書

臣

執中等一十九人同議竊聞近降

朝旨令講議司臣寮詳定樂制其陳

暘

所撰樂書

二百卷元係

朝廷特給筆札許繕寫

進呈於四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送臣等看詳

臣

等竊謂

朝廷講明制作之時而暘獨能考古按經不牽傳注之
習積年成書獻於

朝廷有補治體欲乞

朝廷察其勞効特加優獎以爲多士之勸所有賜欲考
定音律以正中聲更乞送講議司令知音律之人相度
施行

詔從之

詔

勅宣德郎守尙書禮部員外郎陳暘先王制作之文隕
缺弗嗣後世興泯浸日益微摺紳先生難言之以爾學
博聞多誦說有法究觀樂律本末該明攘斥諸家考證
六藝成書甚富衆論所稱差進厥官以爲爾寵毋忘稽
古服我茂恩

樂書總目卷第一

廸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校勘

卷第一

禮記訓義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卷第二

禮記訓義

檀弓下

王制

卷第三

禮記訓義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卷第四

禮記訓義

文王世子

禮運

卷第五

禮記訓義

禮器

郊特牲

卷第六

禮記訓義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卷第七

禮記訓義

明堂位

少儀

卷第八

禮記訓義

學記

樂記

卷第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

禮記訓義

樂記

總目卷第二

卷第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四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五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六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

禮記訓義

樂記

總目卷第三

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五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六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二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三十

禮記訓義

樂記

總目卷第四

卷第三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卷第三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卷第三十三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卷第三十四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卷第三十五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卷第三十六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卷第三十七

周禮訓義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鄉大夫

封人

鼓人

卷第三十八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卷第三十九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卷第四十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總目卷第五

卷第四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卷第四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卷第四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樂師

卷第四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卷第四十五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卷第四十六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卷第四十七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瞽矇

卷第四十八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瞭

卷第四十九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總目卷第六

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鐘師

笙師

鑄師

卷第五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鑄師

韎師

旄人

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鞀
鞀氏

卷第五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卷第五十五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國 射人 諸子 太僕

司戈盾 大馭

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卷第五十七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射禮

卷第五十八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卷第五十九

儀禮訓義

鄉射禮

燕禮

卷第六十

儀禮訓義

大射儀

總目卷第七

卷第六十一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卷第六十二

詩訓義

邶國風

簡兮

靜女

鄘國風

定之方中

王國風

君子陽陽

卷第六十三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卷第六十四

詩訓義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東門之枌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卷第六十五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芾
出車

杕杜
彤弓
菁菁者莪

卷第六十六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楚茨

卷第六十七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卷第六十八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卷第六十九

詩訓義

大雅

靈臺

行葦

假樂

卷阿

卷第七十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總目卷第八

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卷第七十二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卷第七十三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泮水

閼宮

商頌

那

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卷第七十五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卷第七十九

尙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卷第八十

尙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總目卷第九

卷第八十一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卷第八十二

周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卷第八十三

周易訓義

坎 離 萃 升 既濟 繫辭

卷第八十四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卷第八十五

論語訓義

八佾

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述而

泰伯

卷第八十七

論語訓義

泰伯

先進

卷第八十八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憲問

卷第八十九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卷第九十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總目卷第十

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上下

卷第九十二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卷第九十三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卷第九十四

孟子訓義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卷第九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卷第九十六

樂圖論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卷第九十七

樂圖論

嘉量

權衡

絮黍

定尺

卷第九十八

樂圖論

十二律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卷第九十九

樂圖論

十二律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卷第一百

樂圖論

十二律

總論

旋宮

原闕下
半段

總目卷第十一

卷第一百一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相生上

原闕上
半段

律呂相生下

律呂子聲

辨四清

卷第一百二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合陰陽聲

律呂辨天地四方聲

律呂候氣之法

律呂應氣之節

卷第一百三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數度

律呂齊量

律呂圍徑

律呂清濁

卷第一百四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聽軍聲

律呂敎六詩

律呂從八風

律呂大合樂

卷第一百五

樂圖論

雅部

五聲

五聲上

五聲中

五聲下

三宮無商

卷第一百六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八音上

八音中

八音下

聲音通論

卷第一百七

樂圖論

雅部

五聲

宮 商 角 徵 羽 辨四聲

禁四聲 明二變 樂德 樂語

卷第一百八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八音位

八音次

金

石

土

革

絲

匏

竹

木

卷第一百九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上

鐘制 鑪 鐃 剽 棧

卷第一百十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中

編鐘 歌鐘 青鐘 赤鐘

黃鐘 白鐘 黑鐘 和鐘

釁鐘 銘鐘 鐘聲上 鐘聲中

鐘聲下 修

總目卷第十二

卷第一百十一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下

四金通論 金鐔 鐔于

金鐔 金鉦 丁寧

大金鐔 小金鐔 小鉦

金鐸

木鐸

卷第一百十二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上

磬制

石磬

玉磬

天球

編磬

離磬

箴磬

笙磬

頌磬

歌磬

寒

卷第一百十三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下

堂上下樂上

堂上下樂下

房中樂

宮縣

軒縣

判縣

特縣

樂縣上

樂縣中

樂縣下

卷第一百十四

樂圖論

俗部

漢晉宋齊樂縣

梁樂縣

後魏樂縣

後周樂縣

隋樂縣

唐樂縣

後周樂縣

聖朝樂縣

卷第一百十五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土之屬

土鼓 瓦鼓 古缶 古埙

大埙 小埙 雅埙 頌埙

卷第一百十六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上

拊 足鼓 楹鼓 建鼓 縣鼓

鼙鼓上 鼙鼓下 鼙鼓 靈鼓上

靈鼓下 靈鼗 路鼓上 路鼓下

路鼗 夔鼓

卷第一百十七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中

鼗麻鞞

料鞞

鼗鼓

鼗鼓

晉鼓

提鼓

大鼗

中鼗

小鼗

卷第一百十八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下

鼓論
朔鼓
鞀鼓
應鼓
鼙鼓

魯鼓
薛鼓
𦍒

卷第一百十九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上

琴瑟上

琴瑟中

琴瑟下

大琴

中琴

小琴

次大琴

雅琴

十二絃琴

兩儀琴

卷第一百二十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下

七絃琴

大瑟

中瑟

小瑟

次小瑟 煩瑟 琴操 步

總目卷第十三

卷第一百二十一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竹之屬上

簫簫

菱簫

韶簫

洞簫

葦簫

竹簫

幽簫

簾簫

仲簫

筠簫

竹律

卷第一百二十二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竹之屬下

管 簞 簫 都良管 班管

彤管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筴 大簞 小簞 沂和 蕩

卷第一百二十三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匏之屬

笙

巢笙

和笙

鳳笙

大竽

小竽

簧

卷第一百二十四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木之屬

柷 控擊

敔 揭戛

甄

大石上

應

鐘筍

磬筍

鐘簠

磬簠 鐻

論上

論下

植羽

璧翬

業

崇牙 樅

樅

卷第一百二十五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金之屬

序胡部

方響

響鐵

編鐘此係胡樂編鐘

正銅鈸

和銅鈸
銅盤
銅鐃

銅鈺
銅角
吹金

龍頭角
大銅鼓
中銅鼓

小銅鼓
鐵拍板
銅鑼

卷第一百二十六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石之屬

夷樂論

編磬

玉蠡

骨管

牙管

土之屬

胡缶

卷第一百二十七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革之屬

羯鼓上

羯鼓中

羯鼓下

兩杖鼓
檐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上
答臘鼓中

答臘鼓下
雞婁鼓上
雞婁鼓下

齊鼓上
齊鼓下
漢鼓

震鼓
魏鼓
杖鼓

拍鼓
細腰鼓
正鼓

和鼓
鞀牢上
鞀牢下

駱越鼓
密須鼓
鼓柁

卷第一百二十八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絲之屬上

胡琴

奚琴

匏琴

胡瑟

胡弄

大箏篥

小箏篥

坎篥

箏篥

植箏篥

卧箏篥

擘箏篥

胡箏篥

鳳首箏篥

卷第一百二十九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絲之屬下

撝琵琶

大琵琶

小琵琶

秦漢琵琶

崑崙琵琶

龜茲琵琶

蛇皮琵琶

屈茨琵琶

卧箏

撝箏

彈箏

卷第一百三十

樂圖論

胡部

竹之屬

簫

悲簫
頭管

簫管
風管

漆簫

雙簫

銀字簫

銀字管

十八管簫

二十一管簫

歌簫

雙角

長鳴

中鳴

簫
籥
邏
迴

警角

大胡笳

大
籥

蘆笳

吹鞭

小胡笳

小
籥

蘆管

胡箎

小
箎

羌笛

胡
笛

大橫吹

小橫吹

龍頸笛

義觜笛

總目卷第十四

卷第一百三十一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匏之屬

十七管竽

十九管竽

二十三管竽

埙竽

雅簧

竹簧

震虞簫

胡蘆生

瓢笙

胡篴

吹笙

卷第一百三十二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木之屬

大拍板

小拍板

桃皮管

桃皮簫

腰鼓

嘯葉

立均

四通

卷第一百三十三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金之屬上

序俗部

編鐘上

編鐘中

編鐘下

大鑄

博山鐘

飛廉鐘

儀鐘

衡鐘

古文鐘

千石鐘

九乳鐘

平陵鐘

杜陵鐘

華鐘

鳴鐘

啞鐘

毀鐘

卷第一百三十四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金之屬中

方響

單鐸

雙鐸

風鐸

車鐸

賈鐸

銅鐸

將于

鐵笛

銅管

銅琵琶

卷第一百三十五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金之屬下

鼓吹鉦

警嚴鉦

刁斗

鎗鎗

銅角

銅磬

銅鉢

銅簾

鐵磬

鐵簣

金管

銅律

銅簫

銅權

卷第一百三十六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石之屬

編磬上

編磬中

編磬下

石鼓

玉鼓

石鐘

玉律

玉管

玉笙

紫玉簫

白玉簫

玉琴

玉笛

瑤簴

玉方響

玳瑁笛

神鉦

石角

梵貝

玉螺

卷第一百三十七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土之屬

七孔埙

八缶

八孔埙

水盞

扣甕

拊瓶

擊甌

擊壤

鼓盆

上鞀

腰鼓

瓦琵琶

卷第一百三十八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革之屬上

撾鼓

羽葆鼓

警鼓

鐃鼓

節鼓

鷺鼓

鸛鼓

鼉鼓

建鼓

方鼓

朝鼓

諫鼓

卷第一百三十九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革之屬中

大鼓

常用大鼓

中鼓

小鼓

枹鼓 亦名桴鼓 交龍鼓 三杖鼓

頭鼓 聒鼓 和鼓 雲花黃鼓

雲花白鼓 青鼓 赤鼓 黑鼓

卷第一百四十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革之屬下

頽鼓 熊羆鼓上 熊羆鼓下

漏鼓 街鼓 唐鼓

黃鍾鼓

夏至鼓

冬至鼓

聖鼓

撫拍

青角

赤角

黑角

總目卷第十五

卷第一百四十一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頌琴

擊琴

一絃琴

十三絃琴 二十七絃琴 月琴

素琴 素瑟 清角

鳳凰 號鐘 繞梁

綠綺 清英 焦尾

玉牀 怡神 寒玉石

和志 六合 石枕

落霞 響泉 韻磬

荔支 掛琴 百納琴

璵璠琴

卷第一百四十二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伏羲琴

夫子琴

靈關琴

雲和琴

琴制

琴暉

琴勢

琴調

卷第一百四十三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琴聲上

琴聲下

琴曲上

琴曲下

卷第一百四十四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蕃瑟

雅瑟

十九絃瑟

二十七絃瑟

黃鍾瑟

平清瑟

靜瑟

寶瑟

太一樂

天寶樂

繞梁樂

卷第一百四十五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雙鳳琵琶

金鏤琵琶

直頸琵琶

曲頸琵琶

大忽雷琵琶

小忽雷琵琶

阮咸琵琶

雲和琵琶

二絃琵琶

六絃琵琶

七絃琵琶

八絃琵琶

卷第一百四十六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

五絃箏

十二絃箏

十三絃箏

銀裝箏

雲和箏

鹿爪箏

軋箏

鼓箏

擊筑

樂准

卷第一百四十七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上

雅簫

頌簫

籟簫

短簫

讌簫

清簫

教坊簫 唱簫 和簫

鼓吹簫 李冲簫 鳳簫

吹簫 七孔簫 霜條簫

吹簾

卷第一百四十八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中

雙管 黃鍾管 大呂管

七星管 雙鳳管 太平管

駱駝管 跋膝管 拱辰管

昭華管 簫管 中管

尺八管 豎篴

卷第一百四十九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下

雅笛 長笛 短笛

雙笛

豎笛

手笛

七孔笛

十二律笛

十二廂笛

柯亭笛

煙竹笛

鳳鳴笛

卷第一百五十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匏之屬

竽笙

鳳翼笙

義管笙

雲和笙

十七管笙

十二管笙

十二月笙 簌

擊竹

木之屬

九龍簾

撞木

大架

小架

熊羆案

抃

總目卷第十六

卷第一百五十一

樂圖論

雅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下

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卷第一百五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卷第一百五十四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卷第一百五十五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鐘

歌磬

歌琴

歌瑟

歌缶

凱歌

謳

謠

卷第一百五十六

樂圖論

雅部

歌

聖朝樂章

郊祀樂章

廟享樂章

諸祠樂章

卷第一百五十七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樂

曲調上

曲調下

卷第一百五十八

樂圖論

胡部

歌

四夷歌

東夷

獬狔

馬韓

夫餘

新羅

倭國

日本

勿吉

百濟

夷洲

高麗

西戎

大宛

馬耆

大食國可
蘭國附

吐蕃

乞寒

于闐

西涼

安國

疎勒

康國

烏孫

天竺

龜茲

高昌

波斯

拂菻

吐谷渾

北狄

北狄歌
大遼

鮮卑

雜蠻

獠蠻
邈黎

卷第一百五十九

樂圖論

胡部

歌

南蠻

俚獠

扶南

赤土

婆利

林邑

頓遜

丹丹

附國

投和

哥羅

闍婆

三佛齊

占城

牂柯

交趾

張蕃

龍蕃

石蕃

羅蕃

多摩長

南詔

憚國

扶婁

渤泥

彌臣

古奴

真臘

白狼

大食麻羅拔

驃國

磨些蠻

胡調曲

漢樂

清樂

醯設樂

禮畢樂

九部樂

十部樂

卷第一百六十

樂圖論

俗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下

總目卷第十七

卷第一百六十一

樂圖論

俗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善歌

卷第一百六十二

樂圖論

俗部

歌

四方歌 房中歌 歌行

西漢樂章 東漢樂章 魏樂章

卷第一百六十三

樂圖論

俗部

歌

晉樂章

宋樂章

齊樂章

梁樂章

陳樂章

北齊樂章

後周樂章

卷第一百六十四

樂圖論

俗部

歌

隋樂章

唐樂章

宋梁樂章

後唐樂章

晉樂章

漢樂章

周樂章

解曲

入破

犯調

卷第一百六十五

樂圖論

雅部

樂舞上

樂舞中

樂舞下

卷第一百六十六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舞六

雲門

大卷

大章

大咸

大磬

大夏

卷第一百六十七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濩

大武

象

勺

卷第一百六十八

樂圖論

雅部

舞

小舞六

帔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人舞

野舞

總論

卷第一百六十九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器上

舞器下

相

應

牘

雅

戈

簫

弓矢

卷第一百七十

樂圖論

雅部

舞

戚

揚

鉞

翟

鷺

翽

纛

羽葆幢

旌

節

麾

暈干

筓

不興舞

總目卷第十八

卷第一百七十一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衣上 冕 舞衣中 皮弁

舞衣下 舞綴兆上 舞綴兆下

舞位 舞佾 天子八佾

諸侯六佾 大夫四佾 士二佾

萬舞

卷第一百七十二

樂圖論

雅部

舞

聖朝樂舞

廟室樂舞

舞人

卷第一百七十三

樂圖論

胡部

舞

旄

鉞

韎師舞人矛舞弓舞

戟舞

劒舞

師子舞

骨鹿舞胡旋舞

城舞

倒舞

撥頭舞

弄婆羅門

卷第一百七十四

樂圖論

胡部

舞

高麗舞

百濟舞

高昌舞

龜茲舞

安國舞

康國舞

疎勒舞

扶南舞

黨項舞

附國舞

天竺舞

越舞

驃國舞

南詔舞

于闐舞

西南蕃舞

西梁舞

東謝舞

巴渝舞

悅般舞

吳夷舞

廣延舞

馬韓舞

靺鞨舞

倭國舞

流求舞

卷第一百七十五

樂圖論

俗部

舞

武王象舞

西漢樂舞

東漢樂舞

二漢雜舞

卷第一百七十六

樂圖論

俗部

舞

魏樂舞

吳蜀樂舞

晉樂舞

宋樂舞

齊樂舞

卷第一百七十七

樂圖論

俗部

舞

梁樂舞

陳樂舞

後魏樂舞

北齊樂舞

後周樂舞

隋樂舞

唐樂舞上

唐樂舞下

卷第一百七十八

樂圖論

俗部

舞

梁樂舞

後唐樂舞

晉樂舞

漢樂舞

空璣舞

武始舞

咸熙舞

緝備舞

簪筆舞

卷第一百七十九

樂圖論

俗部

舞

鞞舞

鐸舞

幡舞

拂舞

拌舞

盤舞

公莫舞

巾舞

白紵舞

卷第一百八十

樂圖論

俗部

舞

破陣舞

慶善舞

大定舞

上元舞

聖壽舞

光聖舞

讌樂舞

長壽舞

天授舞

萬歲舞

龍池舞

小破陣舞

總目卷第十九

卷第一百八十一

樂圖論

俗部

舞

中和舞

凱安舞

治康舞

六合還淳舞

順聖舞

承天舞

聖主回鑾舞

一戎大定舞

神宮大樂舞

霓裳舞

景雲舞

坐部舞

立部舞

卷第一百八十二

樂圖論

俗部

舞

劍舞 清商舞 清樂舞 傾盃舞

軟舞 健舞 雙戟舞 柝舞

掌舞 車舞 鼓舞 字舞

花舞 歎舞

卷第一百八十三

樂圖論

俗部

舞

琴舞

雅舞

屬舞

拜陵舞

力士舞

沐猴舞

鳩鵲舞

輪舞

繩舞

上雲舞

竿舞

卷第一百八十四

樂圖論

俗部

舞

序舞

童舞

柘枝

劍氣

婆羅門

醉胡

萬歲樂

感聖

玉兔渾脫

異國朝天

童兒解紅

射鵬回鵠

卷第一百八十五

樂圖論

俗部

雜樂

女樂上

女樂中

女樂下

菩薩蠻

感化

拋毬

剪牡丹

拂霓裳

採蓮

鳳迎

獻花

采雲仙

打球 宮伶 擊鞠 偶人戲

卷第一百八十六

樂圖論

俗部

雜樂

散樂上 散樂下 百戲上 百戲下

劍戲 鷲戲 地川戲 龜嶽戲

扛鼎戲 捲衣戲 白雪戲 山車戲

巨象戲 吞刀戲 吐火戲 殺馬戲

剝驢戲 種瓜戲 拔并戲 莓苔戲

角觝戲 蚩尤戲 魚龍戲 漫衍戲

排闥戲 角刀戲 瞋面戲 代面戲

衝狹戲 透劍門戲 楚掬戲 蹙毬戲

踏毬戲 絙戲 劇戲 五鳳戲

卷第一百八十七

樂圖論

俗部

雜樂

俳倡上 俳倡下 爛漫樂 猿騎戲

鳳凰戲 參軍戲 假婦戲 蘇葩戲

擲末伎	舞盤伎	長躋伎	跳鈴伎
擲倒伎	跳劍伎	吞劍伎	舞輪伎
透峽伎	高組伎	獼猴幢伎	緣竿伎
腕珠伎	丹珠伎	都盧伎	車輪折脰伎
辟邪伎	青紫鹿伎	白虎伎	擲躋伎
擲倒案伎	透須彌伎	透黃山伎	透三峽伎
受猾伎	麒麟伎	長蛇伎	鳳書伎
檐幢胡伎	藏挾伎	雜旋伎	弄槍伎
甃瓶伎	擎戴伎	拗腰伎	飛彈伎

卷第一百八十八

樂圖論

俗部

雜樂

雅樂部

俗樂部

雲韶部

清樂部

鼓吹部

騎吹部

熊羆部

鼓架部

龜茲部

胡部

鈞容部

法曲部

敎坊樂

東西班樂

四時樂

瀟湘樂

卷第一百八十九

樂圖論

吉禮

五禮論

吉禮論

祀圓丘

祀明堂

祈穀

祈穀實

卷第一百九十

樂圖論

吉禮

祀青帝

祀赤帝

祀黃帝

祀白帝

祀黑帝

祀朝日

祀夕月

祭星

祭司中

祭司命

祭司祿

祭司人

祭飗師

祭雨師

祭雷師

總目卷第二十

卷第一百九十一

樂圖論

吉禮

祭靈星

祭壽星

祭大火

祭司寒

祭方丘

祭后土

祈社稷

報社稷

高禘

卷第一百九十二

樂圖論

吉禮

祭五嶽

祭四瀆

祭四鎮

祭四海

祭五祠

五嶽

立春祭岱嶽

立夏祭衡嶽

季夏祭嵩嶽

立秋祭華嶽

立冬祭常嶽

四瀆

立春祭淮瀆

立夏祭江瀆

立秋祭河瀆

立冬祭濟瀆

四鎮

立春祭沂鎮

立夏祭會稽鎮

立秋祭吳鎮

立冬祭北鎮暨巫閭鎮

四海

立春祭東海

立夏祭南海

立秋祭西海

立冬祭北海

五祠

春祠勾芒

夏祠祝融

及黎

秋祠蓐收

秋祀祊

冬祠元冥

卷第一百九十三

樂圖論

吉禮

祭山林

祭川澤

祭百物

祭先農

祭先蠶

表貉

大禘

大祫

諸侯祫

大夫時祭

士時祭

卷第一百九十四

樂圖論

吉禮

春祠

夏禴

秋嘗

冬烝

臘享

告朔

月祭

祀聖祖

薦新

祭祫

配享

卷第一百九十五

樂圖論

吉禮

釋奠東序

釋奠西序

釋菜合舞

頒學合聲

祀先代

祀先賢上

祀先賢下

封禪

祀戶

祀竈

祀中霤

祀國門

祀國行

祀泰厲

卷第一百九十六

樂圖論

吉禮

祀九宮

祀五龍

祭樂祖

王日食一舉

王大食三宥

王出入奏王夏

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

薦盞

徹食

行以肆夏

趨以采薺

環拜以鐘鼓

受寶冊

卷第一百九十七

樂圖論

凶禮

旅上帝

旅五帝

旅四望

舞雩

類社稷

類宗廟

去樂

去籥

弛架

徹架

廡樂器

藏樂器

陳樂器

廡筍簴

廡舞器

弔日不樂

忌日不樂

齊不舉樂

服不舉樂

殯葬不舉樂

祥禫樂作

上陵樂

卷第一百九十八

樂圖論

賓禮

賓禮論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時會

眾同

時聘

眾頰

遣勞使臣

侯王用樂

饗四夷

宴蕃王

宴蕃使

軍禮

軍禮論

師出用律

遣勞將士

王師奏愷

合朔伐鼓

卷第一百九十九

樂圖論

軍禮

時儺

蒐狩

講武

大射

鄉射

類上帝

宜太社

造宗廟

禡征地

告山川

釋奠

輶國門

祀馬祖

享先牧

祭馬社

祭馬步

嘉禮

天寧節燕

春燕羣臣

秋燕羣臣

御門賜脯

曲燕

觀像

觀燈

賞花

遊幸

朔日受朝

冬至朝賀

元日朝賀

曲水宴羣臣

卷第二百

樂圖論

嘉禮

天子視學

諸侯視學

鄉飲酒

食老更

大饗

諸侯相饗

饗孤子

食耆老

冠禮

昏禮

燕族人

飫族人

賓射

饗射

燕射

投壺

冊命中宮

冊命東宮

帝幸東宮

東宮燕會

東宮見保傅

冊命王公

冊命婦

讀時令

總論

大清光緒二年太歲柔兆困敦如月日躔降婁之次三

品頂戴署兩廣鹽運使分巡廣東肇陽羅道定遠方
濬師重校發刊廣東補用知府前署廣州府糧捕監
掣通判巴陵方功惠督刊次年陬月工竣板存菊坡
精舍

樂書總目終

樂書卷第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曲禮上 曲禮下 檀弓上

曲禮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謂先生者非爲其長於我也爲其聞道先乎吾而已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不特見其人而尊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

策樂道之琴瑟亦必尊而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
所以敬道也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而況其凡乎故先
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其斯以爲敬之
至歟今夫爲人子者於父植之桑梓則必敬於三賜
之車馬則不及爲人婦者於舅姑之席簞枕几則不
傳於杖履則不敢近爲人臣者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乘輿則下皆以其所敬在此而敬之在彼況弟子之
於先生書策琴瑟其可不以越之爲戒乎雖然琴瑟
先生所常御焉故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然亦有
所謂不御者其惟親疾之時乎

臨樂不歎當食不歎

樂生於情之所有餘歎起於言之所不足臨樂不歎則言無不足而情爲有餘矣故誠於執紼者不期哀而哀何笑之有誠於臨樂者不期樂而樂何歎之有執紼不笑臨樂不歎非爲安而行之者言之爲勉強而行之者言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臨樂而歎非所謂發而中節者也其去中和不亦遠乎昔曹太子來朝享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何曹太子之不知禮施父之知禮邪臨樂而歎則心存憂患而不

知樂當食而歎則口含芻豢而不知味雖未害乎禮之大體亦非所以爲禮之委曲者歟

曲禮下

喪服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

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服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服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而爲樂孔子以爲不仁閔騫子夏援琴而哀樂孔

子皆以爲君子則喪服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夫
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又況大於此而
可言樂乎

祭事不縣

通變之謂事鐘磬之謂縣周官大司樂大札大凶大
裁令弛縣古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
縣按特弛而不用通變以憂民而已司巫大旱則舞
雩女巫大裁歌哭而請則所謂不縣固非無樂其祭
則有禱而無祀其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故也大司徒

荒政十有二而青禮蕃樂豫焉君膳不祭肺青禮也
祭事不縣蕃樂也然大夫以梁爲加食君膳不祭肺
故大夫不敢食梁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
敢飲酒以樂是大夫所視而効之者在君士所視而
効之者在大夫然則爲人上者可不謹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君子不可斯須離禮斯須離禮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不可斯須離樂斯須離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君
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
琴瑟樂也鐘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待縣之

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樂之大者在鐘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於玉言君則大夫士可知玉藻謂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瑀玟是也於樂言大夫士則天子諸侯可知周官謂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也太史公言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與此異者曲禮別而言之大夫不徹鐘磬之縣士不徹琴瑟太史公通而言之大夫未必不用縣

檀弓上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人之有哀樂猶天之有陰陽陰陽不同時哀樂不同日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昔人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况親喪乎臨喪不笑執紼不笑望柩不歌適墓不歌况忌日乎祭義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猶不舉事其不樂可知矣古者有忌月無忌年有忌日無

忌月唐於忌日欲不合樂可謂知終身之憂矣申屠蟠於忌日三日不食非禮意也禮不云乎毀不滅性忌日歸哭於宗室蓋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此王忌日不樂言之孟子王憂不如舜言之其辭雖同其意則異

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爲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魯人祥

歌同日失之太速不足爲善禮子路笑之失之太嚴
不足爲知時此孔子所以怒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
無已也記曰制祥之曰鼓素琴瑟不爲非而歌則爲
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孔子五日而彈琴
十日而成笙歌則琴與歌不同可知矣孔子十日而
成笙歌不待踰月者蓋十日固已踰月矣記曰祥而
縞徙月樂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
一等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中月而禫期之喪十三月

而祥十五日而禫父在爲母爲妻亦知之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爲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爲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二十五絃之瑟比五絃之琴則琴小而瑟大或舉大見小或舉小見大其成笙歌

一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君子之所謂禮言而履之者也所謂樂行而樂之者也書曰以禮制心記曰樂者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不過章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僞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況仁人君子乎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儀禮曰薦此當事又期而大祥又曰薦此當事奠虞祔祥祔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必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之喪親曾子責其無聞其除喪家語毛氏傳謂

其授琴而樂是子夏忘哀於纔三年之際子張割哀於已三年之後然則師之於喪也過商之於喪也不及竊意檀弓誤以子夏爲子張子張爲子夏歟子騫之於親有類子張故檀弓舉子張以見子騫家語毛氏傳舉子騫以見子張彼其於哀樂之分皆能以禮終故或言先王制禮弗敢過也或言先王制禮弗敢不至焉孔子皆以爲君子豈非無所不用其極邪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知樂則幾於禮矣三子與有焉弔於人是日不樂

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

哀樂不同曰弔曰而樂者逆理也鄰有喪春不相里
有殯不巷歌況弔曰乎行弔之曰不飲酒食肉況樂
乎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亦曰哭曰不歌用
其至故也

樂書卷一終

樂書卷第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檀弓下

王制

檀弓下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
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陰
焉其愠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
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愠氣不震

則已震則氣不得不歎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咏武
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
舞樂至於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愠
愠斯歎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胷之撫之足
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
可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
所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此歟品於斯哀樂莫不
有隆殺節於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爲道其去
戎狄之道遠矣今夫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
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無所

泄者也爾雅以鬱陶爲喜其有見乎一偏歟傳曰齊
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而皆
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爲其
不能品節於斯以爲禮未免爲戎狄之道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厯階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
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力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周官大司樂凡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故叔弓卒魯昭公去樂卒祭君子善之仲遂卒宣公萬入猶繹君子非之然則知悼子之未葬斯其爲子卯大矣如之何鼓鐘而燕樂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古者以晉鼓鼓金奏燕禮賓入門而金奏肆夏則

平公飲酒而至於鼓鐘豈非鼓金奏邪今夫爲人臣者患於不忠忠而患於不勇爲人君者患於不智智而患於不義則杜蕢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非杜蕢之忠勇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當時非平公之智義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左傳謂杜蕢責樂工以不聰責嬖叔以不明責己以不善味其傳聞雖不同其實一也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自刑翼奉亦曰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一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是也鄭康成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失之矣

昔魏道武以甲子討賀麟晁崇曰紂以甲子死兵家忌之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是後世之所忌子卯者不爲桀紂也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肸古者復祭必賜肸焉夏禮尚質故以復肸名之彤有飾物之文商禮浸文故以彤日名之商書高宗彤日是也繹有端緒之義周禮則極文矣故以繹其義名之周頌絲衣繹賓尸是也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

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蓋祭古禮也臣卒凶
禮也固不可以同日故宣公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
垂則壬午繹祭可已而不已且萬入去籥而卒事無
乃戾於周官弛縣之意歟古者君之於臣疾必問卒
必弔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祭而聞其卒如
之何不輟吉禮之祭而去樂乎此孔子所以謂之非
禮而有卿卒不繹之說也以春秋之法繩之宣公難
免乎當世之誅矣傳曰萬者何工舞也說者謂武王
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嘗謂庸
鼓有繹萬舞有奕孰謂萬舞始於武王耶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變禮易樂者爲不從

不從者君流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天子巡諸侯所守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於上正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於下諸侯之於邦國一有襲禮沿樂而君爲之加地進律一有變禮易樂而君流之於四裔然則禮樂之權有不管於一人者乎故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四時始於春天道兆於北春爲四時之長而

祝之爲樂春分之音也北爲四方之兆而鼗之爲樂
冬至之音也祝先衆樂有兄之道焉諸侯之於伯子
男則兄道也故天子賜之樂而以祝將之伯子男之
於諸侯則於五等爲之兆而已故天子賜之樂而以
鼗將之祝則三擊而止鼗則九奏乃成豈非名位不
同樂亦異數邪記曰德盛而教尊者賞之以樂傳曰
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然則賜樂必有以將之與獻
車馬者執策綏之獻甲者執冑以將之同意言諸侯
伯子男而不及公者舉卑以見尊也與書舉六宗以
見太祖同意賜樂不稱王而稱天子者以柔克待之

也與觀禮稱天子同意鼗兆在上與磬聲在上同意
鞀兆在右與韶音在左同意虞書下管鼗鼓合止柷
敔周官小師掌敎鼗鼓柷敔是鼗之與鼓柷之與敔
未有獨用者也然此言柷不言敔非以先之故也言
鼗不言鼓以鼓非兆奏故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
樂

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邦有大
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

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
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
無灾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
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
則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
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大司樂王大食
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
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禮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

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
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
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
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
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
崇四術之意也

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鬴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鬴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於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於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

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
入學而王又親視學焉蓋重棄之也與周官鄉士遂
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
不舉爲之變同意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
學三日不舉仁也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義也

樂書卷二終

續書卷二

月

樂書卷第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禮記訓義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王制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
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
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

之耶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古者婚禮在所不賀嘉事在所不善況取婦之家可舉樂乎蓋取婦之禮本以嗣親也親既老矣而以子婦嗣之傷之可也樂之非也昔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王通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善其知禮而不善其不預告之也雖然娶婦之家必爲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雖曰以厚其別亦不舉樂也舉之其在三日之後乎前乎三日而舉樂是忘親也後乎三日而不舉是忘賓也不忘親仁也不忘賓義也先王制禮豈遠乎哉節文仁義而已矣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世以傳父統而子則事父者也學以致其道而士則事道者也凡學先世子貴貴也次學士尊賢也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其可不均以時數於東序乎春夏陽

用事之時也必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
陰用事之時也必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東
序夏后氏之學而序之爲言射也數異異用用異異
功然則行同能偶者舍射何別乎然干戈羽籥樂之
器而樂豈器哉凡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
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敎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
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
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敎之也易故
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
誘於外物其數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

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
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
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黜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王者異教之所施有
先後爾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以政正之謂之正以教教之謂之師大胥之所相者
小樂正也籥師丞之所奉者籥師也蓋干陰干陽也
干謂之干盾亦謂之干兵戈勾戟矛也書曰比爾干

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勾兵而其形欲
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敎舞者朱其干
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斆干在小
樂正而以大胥贊之斆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
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
官樂師掌國之學政敎國子以干籥之小舞大胥掌
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籥師掌敎國子舞羽吹籥由此觀之小樂正不特
斆干籥師不特斆戈也春夏斆干戈秋冬斆羽籥言
斆干戈則羽籥舉矣周官有樂師而無小樂正有籥

師而無丞豈三代之制因革固不同邪

胥鼓南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箛南者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鞀鞀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歟周之化自北而南則文王象箛所奏亦不是過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謹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商人尙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太學之教非小學之道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

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雖亦不過辟之以禮雖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敎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敎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讀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冬夏陰陽之至而詩書皆欲其至故以二至

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
弦樂以夏讀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太學之教也
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
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
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
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樂爲德之華
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
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義詔之東序

而已。數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于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

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學者禮樂之教所自出故凡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必有合也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同意必遂養老者特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視學實與焉故

下文言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饌省醴養老之
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
事終之以仁而已蓋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以教
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之故而孝
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大教歟凡釋
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僮
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敎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是釋菜未嘗不舞不授器其所以不舞不授器者非四時釋菜之中祀特始入學者行一獻之禮而已與周官凡小祭祀不興舞同意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其義爲難知器則可用其象爲難求苟由可陳之數精難知之義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象則禮由己而已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樂書卷三終

樂書卷三

八

樂書卷第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文王世子

禮運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

古之人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故心中斯須不和
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非樂何以修內乎外貌斯

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非禮何以修外乎樂
雖修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修外未嘗不交錯於
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爲雜發形於外所
以爲著教世子以禮樂使之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
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
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故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正世子之
謂也非特王德之人爲然雖帝舜命夔教胄子以樂
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其成也
懌恭敬而溫文禮樂亦無乎不備矣保氏養國子以

六藝而禮樂居其先亦此意也蓋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發形於外天下共由之其不悅也心術形而悅懌恭敬而溫文有天下至賸存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

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

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氣旣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以一舉

養老之事眾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詔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慎其終始如此而眾安得不喻之乎然則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

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然養老於東序必兼幼言之何邪曰先王之於耆老孤子未嘗不兼所養特其所重者老而已

禮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飲食者養人之本人之大欲存焉禮者飲食之節豈人所大欲哉古之聖人以人之所大欲者寓之於非所欲之禮則人情必至於不相悅者矣是故禮之所設樂必從之此禮樂之所由始也蓋食之禮始於燔

黍稷豚飲之禮始于汙尊杯飲禮之所始樂亦始焉
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
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爲本土於位爲中央於
氣爲冲氣而籥之爲器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
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
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爲中
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敔幽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敔幽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敔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
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幽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

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幼故所擊者土鼓所獻者豳籥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

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爲樂如此其備則賁
桴土鼓雖鄙樸不足尙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
之意也與用二酒不廢玄酒用簞蓆不廢藁秸同意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

周官凡樂圖鐘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
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
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
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
唱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

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
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
之故圜鍾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鍾爲角而大呂爲
之合太簇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
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
爲徵應鍾爲羽而兩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

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陽未嘗不以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
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
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
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
於陽先乎陰故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故常
相爲表裏著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
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
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
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

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音亦象閏之意也
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
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
禮天神以圜鐘爲首禮地示以函鐘爲首禮人鬼以
黃鐘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
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
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
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
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
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復

以黃鐘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太簇爲商爲徵圜鍾
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徵
爲羽夷則爲羽爲角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
應鐘爲角爲羽抑又甚矣然則天人之宮一以太簇
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
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
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
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五聲之於樂闕一不可
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實不去故也
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

聲樂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與
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
尙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鐘南
呂無射人宮避函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
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
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鐘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
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
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

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
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
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
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
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
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
不亦遠乎

樂書卷四終

樂書卷第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禮器

郊特牲

禮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擯所以輔賓相所以導瞽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導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爲

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爲體而有相以導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爲溫之至也然則所謂溫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雖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是也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道之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爲日月分爲夫婦位爲上下方爲東西居爲阼房器爲鼓尊是以廟堂之上罍尊象陽動而在東夫人在房而東酌之是陰上交乎陽也犧尊象陰靜而在西君在阼而西酌之是陽下交乎陰也禮交動乎廟堂之上者如此縣鼓以陽唱始而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陰和終而在東是亦陰上交乎陽也樂之所以交動乎廟堂之下者如此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爲和之至邪周官太宰之

禮與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洽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爲溫夏居中央而冲氣以爲和語曰色思溫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溫在外而爲和之始和在內而爲溫之成或問泰和楊子對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然則唐虞之所以致溫者和者在禮樂之備乎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祭義言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此言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者言

月則知大明之爲日言大明則知月之爲明小而已
在易坎爲月離爲日晉之爲卦離上坎下而曰順而
麗乎大明則日之明大於月也信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制
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視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反本者也故必反其所自生樂象成者也故必樂
其所自成是以醴酒之用必尙玄酒割刀之用必貴
鸞刀筯簞之安必設藁秸以至俎尙腥魚鼎尙大羹
無非反其所自生之意也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
之大韶禹之大夏樂雖不同而同於昭文德湯之大

漢武之大武樂雖不同而同於耀武功無非樂其所
自成之意也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
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
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
觀其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古今未諸雖然禮以節事
於外未嘗不施於內書曰以禮制心是也樂以道志
於內未嘗不施於外記曰樂和民聲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

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爲王事歟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以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

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
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
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
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
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預焉此諸侯之樂
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以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
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爲僭天子故也

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元易敬之意既卒爵之後則奠酬升歌以發賓主之
德卒爵則以進爲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
爲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常不足於意
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

於嗟其氣至於歎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之謂乎
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闋其歎且至於屢者蓋
異乎觀上之歎豈一唱而三歎之謂乎言孔子屢歎
之繼以工之升歌豈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謂乎樂
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歌者在在上貴人聲故
也匏竹在下賤器用故也記曰聲莫重於聲歌者此
歎蓋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情也奠酬而工升歌示德
也匏竹在下示事也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
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
不懽是饗燕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

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至賸存焉非得意忘象之士惡足與議此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不止於肆夏言升歌止於清廟言下管止於象箏此言入門而奏止於肆夏言升歌不及清廟言匏竹不及象箏者哀公問言大饗之禮此兼燕禮而言故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禮樂之所謹者名數而已齊桓公始用庭燎之百是

諸侯僭用天子禮之數也趙文子始奏肆夏是大夫
僭用天子樂之名也後世之失非特大夫僭天子之
樂而諸侯亦用之以享大夫矣然則穆叔所以不敢
當晉之享者孰謂穆叔而不知禮乎齊桓公僭其數
與季氏八佾同意趙文子僭其名與三家以雍徹同
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
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
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

諸侯之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士尹路謂剝圭以爲戚秘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廟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

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而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爲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爲禮其陰禮歟曾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昏禮不用樂其思嗣親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故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婚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樂書卷五終

樂書卷五終

樂書卷第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郊特牲

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均配以祖考者惟商人爲然以其尙聲故也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磬宗則主以樂教磬之所宗皆尙聲之意也蓋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退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退爲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爲文也樂三闋則減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捨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聲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以此傳曰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其說是歟

內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

人之生也比形天地以成體受氣陰陽以成性彼其所學曷嘗不因時循理以順陰陽之數哉十三陽數也二十陰數也樂由陽來而十三學之禮由陰作而

二十學之其理斷可識矣且成王之勺告成大武則武舞也其顯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適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成人所及者而已故二十而後舞之周官以羽舞干舞爲小舞則夏爲大舞可知此夏所以特言大而異於勺象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以聲音爲始以舞爲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夔教冑

子大司樂教國子皆先樂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也始學者必由樂以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所謂樂者有不爲學者終始歟以先後序之大夏而後象象而後勺以義序之勺而後象象而後大夏蓋教者其施欲不陵節學者其進欲不躐等故不序以先後特以義序之也墨子謂武王自作樂曰象成王因先王之樂曰騶虞誤矣

玉藻

御瞽幾聲之上下

周官典同言高聲砮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

非高而硯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
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
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
不以中聲爲量乎今夫齊音傲僻喬志則聲失之高
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
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
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尙何幾察
爲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湏之心有史以書
言動則人主無過舉之行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年順成則通蜡祭以移民所以備禮也而樂可知矣
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所以蕃樂也而禮可知矣
周官蕃樂於大司徒其政謂之荒弛縣於大司樂其
凶謂之大然則侑食之樂安得不徹之乎此所以見
天子憂樂不在一身而在天下也夫以天子受天下
備味享天子備樂年不順成而食且無樂況士之飲
酒其可樂耶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
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

之心無自入也

在易之乾以純粹精爲德以金玉爲象金陰精之純者也玉陽精之純者也君子體乾象以爲德所以必佩玉者比德故也蓋環佩之聲莫不各有所合合徵者其德爲禮合角者其德爲仁合宮者其德爲信合羽者其德爲智右則有事於用故其德出而爲仁禮左則無事於用故其德復而爲智信周以木德王天下其不用商者避所尅者而已與周官三宮不用商音同意荀子曰審詩商大師之職也詩有商音必審而去之者其意亦若此歟三宮不用商者樂也佩玉

不用商者禮也主乎樂者未必不因乎禮主乎禮者未必不兼乎樂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舞之聲中乎樂之節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是佩之容中乎禮之節也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然後玉鏘鳴焉則仁智禮信之德不離於身而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之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之佩也

明堂位

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昔周公將作禮樂以謂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庭示之力役且猶至此况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

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
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
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
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
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
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悅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
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內宰掌以
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
其或不同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
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

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莊周乃欲絕滅禮樂剖斗折衡而天下人始不爭彼非不知周公不能捨是服天下也彼然而言之者將以使民反素復樸救末世文勝之弊故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牲用白牡至俎用梡炭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勲勞成

王賜之以人臣不得行之禮樂蓋所以褒康周公非
廣魯於天下也言廣魯於天下豈非魯儒誇大其國
而溢美之邪周公大師之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下管
播樂器於歌言升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
之爲上升歌清廟所以示德堂上之樂也下管象所
以示事堂下之樂也歌永其聲管播其器舞動其容
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玉干戚冕而舞之者
以武不可覲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
素積褻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今夫褻襲未嘗
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褻而舞則

大武冕而舞必用襲也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誤矣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四夷之樂周官掌之以鞀屨氏教之以旄人韞師是東夷之樂爲韞南蠻之樂爲任西戎之樂爲柷離北狄之樂爲禁蓋萬物出乎震則草昧而已相見乎離則任孕而長矣說乎兌則成實而離根株勞乎坎則收藏而禁閉於下矣樂元語先儒謂東夷之樂曰昧

持干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
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
於四門之外右辟於義或然其意以謂夷不可亂華
哇不可雜雅四夷之樂雖在所不可廢蓋亦後之而
弗先外之而弗內也是故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
前孔子誅之元日之會揮國之樂陳於庭陳禪非之
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而弗外之雖欲廣魯於
天下其能不爲君子譏歟然天子用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魯廟特用夷蠻之樂不及戎狄者以魯於周公之廟

雖得用天子禮樂亦不敢用備樂以明分故也虞傳
曰伯陽之樂舞株離是不知株離西夷之樂非東夷
之樂也白虎通亦以株離爲東樂昧爲南樂班固以
侏爲兜以禁爲吟以韎爲侏是皆臆說以滋惑後世
歟

樂書卷六終

樂書卷第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明堂位

少儀

明堂位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中央爲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樂也者鍾冲氣之和者也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爲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爲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

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爲之則伊耆氏
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周
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以謂周之王業始於豳樂之作
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之祭
有復本反始之義然則伊耆氏本始禮樂者也推而
名之不亦可乎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
神豈非伊耆氏本始禮樂之迹邪後聖有作而八音
備豈特土鼓蕢籥而已哉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人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唱而不和或搏或拊所以作樂也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韋而糠是已荀卿曰縣一鐘而尙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尙拊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爲眾樂之倡歟書謂搏

拊此謂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磬之爲器尙聲衆聲之依也呂不韋曰昔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春秋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磬書之鳴球是也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祝敵之爲器樂之合止用焉祝也者擊之以合樂者也敵也者楷之以止樂者也書戛擊此言楷擊者以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也凡言樂皆先節後奏與此同意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弦達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

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
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
堂上樂也自土鼓至鞀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
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
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
於僭矣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
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敔鼓
瑟鼓琴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

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
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
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
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與周官太僕
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爲一楹而四棱焉貫鼓於其
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
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鞀鼓是也周官鼓人晉
鼓鼓金奏鐃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
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

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而說者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且三代所尙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矣夏后稱氏而商周稱人者蓋后者繼體之名氏其派嗣之別而人則盡人道而已三王皆繼體也夏獨曰后氏者以別無其繼而不禪自此始也

王皆人道也商周獨曰人者以其盡人道而人歸之
自此始也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
稱氏與夏后同稱人與商周異古之命氏者固不一
矣姜氏李氏以氏配姓臧周氏以氏配族哭於陽氏
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
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夏后氏
所配皆非此族特別世代所繼而已其不稱人者以
上文見之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

之也蓋鐘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鐘和聲之鐘非淫聲之鐘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磬非編縣之磬也鐘狄分之音也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長甬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所謂和鐘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謂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櫛則和於物者此也磬立秋之音也倨句一矩有半以其傳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傳去

一以爲鼓傳參分其鼓傳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離磬者一適博厚上下清濁之齊以爲專簠之器而已磬師掌敎擊磬者此也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大磬謂之馨然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和鐘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女媧之笙簧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內

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簇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眾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而世本謂隋爲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簾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笙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簋簠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
異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虛飾以羸屬磬虛飾
以羽屬器異異虛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
形高以峻虛則植之故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
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翬鄭氏
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虛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翬所
以飾筍虛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
無璧翬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虛崇牙樹

羽是也鬻子謂大禹銘於筍虛曰教我以道者擊鼓
教我以義者擊鍾教我以事者振鐸教我以憂者擊
磬教我以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授亦
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虛吉禮也
大喪廞筍虛凶禮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
牆之飾亦有璧珪與筍虛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
焉爾筍有亦爲簣者竹生東南故也虞亦爲虛者樂
出虛故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而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
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兼四代服器官爲哉蓋周
公有王者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禮樂故用之周
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乎春秋之
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誅由莊
公始婦之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
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不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
禮樂焉亦不免於僭矣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然
而魯頌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

少儀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古之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終之以樂舞樂人之事盡於此矣故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舜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于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三王之於世子教之必以禮樂況大夫之子教之不以是乎然則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

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敎之名數十年固已學
書計故也曲禮言能御未能御而不及事則禮而已
非儀也少儀言能從樂人之事能正於樂人則儀而
已非禮也

樂書卷七終

樂書卷第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學記

樂記

學記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
襄三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王於和
樂四牡王於君臣皇皇者華王於忠信習小雅之三
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得而可以入官矣以此勸始

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者亦必以禮樂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禮以教性之中而易慢之心不萌樂以教情之和而鄙詐之心不入則由教者在所進而不帥者在所懲故入學鼓篴而孫以出其業所以進之也夏楚二物而扑以收其威所以懲之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撻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篴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其威之謂也然則教之大倫先禮樂者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故也天子之學曰辟

雖辟之以禮雖之以樂則太學始教以禮樂可知由是觀之禮樂豈不爲教之始終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凡物操之則急縱之則慢故縵之爲樂鐘師磬師教而委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爲文色雜爲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衣冠不純素所服采服之雜服而已此因禮之所存

而易學者也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蓋
嗣音絃歌之音也青衿雜服之類也未冠之士責以
嗣音服以青衿則安弦安禮始學者之事也然則安
詩安樂何獨不然詩有六義比興與存焉學博依則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比興以名之也教有三物六藝
與存焉興其藝則德行成於外賓興以勸之也賓興
以勸之則人人未有不自勸而樂學矣然操縵博依
雜服之類音學之末節始學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
始於操縵安詩必始於博依安禮必始於雜服是皆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可謂善學矣安弦而後安詩學

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而後立禮之意也夔敎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傳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敎者使人繼其志

善歌者直己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敎者易直以開道人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爲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爲可繼則德盛而敎尊其故何哉其爲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

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倡和清濁迭相爲經非得鼓爲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爲之主而潤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爲明矣使耳非是

無欲聞斯徹而爲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隸乎善
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莊子曰五官皆備
謂之天樂蓋本諸此不然則六鑿相攘心從而攘矣
喪有斬有齊功有大有小而總則一焉所謂五服也
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
月有久近凡稱情爲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
而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
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
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
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

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
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爲利鼓也水也學
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
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
孰能與此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

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
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去心以感物雖動猶靜
由心以感物無靜而非動無靜而非動則物足以撓
之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
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
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
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不生
心而生聲聲動不生聲而生音語樂則末也比音而
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
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

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舜作樂以賞諸侯而曰視其舞而知其德孔子語樂於顏淵而曰樂則韶舞其知此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域非變

之曲折不足以成之則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文有青黃赤黑之異飾非聲之
雜比不足以成之則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
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
必寓於政音之終也經不云乎審樂以知政而治道
備矣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不言聲者音之所起由
乎聲聲之所起由乎心聲音具而樂成言音之所起
由人心生則聲固不待言而喻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出於虛必托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是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情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爲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

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

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者窮人心之本待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畱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夫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僞之心淫佚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眾暴寡以智詐愚以勇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此言哀樂喜怒敬愛感物之序也禮運言喜怒哀懼

愛惡欲自然之序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
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
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
過舉而錯之而已今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和樂興焉先王之作樂也必謹所以感之故禮自
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

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謹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謹所以感之之效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本諸此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謹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政刑備治道相爲終始故也

樂書卷第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
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
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

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孔子曰君子之音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有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爲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

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爲名音以雜比爲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
愆滯之音矣

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
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
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
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
本之黃鍾之管以九寸爲度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
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
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

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土音也其數
八十一其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
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火音也其數五十
四其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
生商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則濁而下次於宮
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水音也其數
四十八其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
益一而上生角角木音也其數六十四其聲一清一
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
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

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
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
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上五事主恩
亦由是也晏子道景公以徵招角招作君臣相說之
樂雖王野發以爲事補不足以爲民亦舉中見上下
之意歟然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宮調於季夏商調於
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也若夫師文之鼓
琴當春而叩商弦涼風隨至當夏而叩羽弦雪霜交
下當秋而叩角弦溫風徐迴當冬而叩徵弦陽光熾
烈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慶雲不旋踵而會是又五

聲名四時之妙非所以爲常也語其常則五者之音
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不亂尙何有愆慝之淫聲乎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
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
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
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

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
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宮商角徵羽五聲
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
實亂則聲從而亂宮亂聲荒而不治則君驕而不敬
商亂聲陂而不斂則臣壞而不脩角亂聲憂而不喜
則民怨而不和徵亂聲哀而不樂則事勤而不濟羽
亂聲危而不平則財匱而不給國語曰有和平之聲
則有蕃殖之財豈不信歟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
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
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

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臣壞失
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
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
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
堅齊而好禮誤矣傳曰聲音相保曰和細大不喻曰
平細抑大陵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五聲皆亂而
不治則倡和清濁迭相陵犯而不相爲經非所謂聲
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喻而爲平氣有滯陰亦有散
陽而絀濫之淫聲作矣慢孰甚焉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

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於亡國之慢亦比
近於慢而已師延爲桑閒濮上之音則紂朝歌北鄙
鄙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
不反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不止過聲不中凶聲不善
慢聲不肅是聲莫輕於淫莫甚於慢亂國之淫聲未
至於慢亡國之慢聲其去淫遠矣記者所以再言之
大司樂所以禁之者示深戒之意也極而論之大司
樂凡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以禮
天神繼之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

羽以禮地而終之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不
過是三宮而已猶之夏商周三正三統之義也孰謂
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而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
律三百六十音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必犧作易
紀陽氣之初以爲六十律法建日至之聲黃鍾爲宮
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
宮蕤賓爲變徵甚者爲律有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考之於經則無據施之於
樂則不餽豈非遷就傳會以滋後世之惑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凡音由人心生以之

爲主也凡音生於人心以音爲主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樂發於聲則中之爲宮章之爲商觸之爲角驗之爲徵宇之爲羽此五聲原於五行者也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以逐八風者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國語曰政象樂樂從和經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政者通乎聲音之道而正之者也是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六馬仰秣於伯牙之琴流魚出聽於瓠巴之瑟是已眾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足以盡性術智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於齊爲之三月不知肉味非窮神知化孰究此哉然聲樂之象音樂之與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

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世之得失而治道
備矣豈非所謂和大樂以成政道之意歟觀大司樂
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
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
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
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
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子張問政
孔子對之以明禮樂之道此論知政特言審樂者審
樂則禮可知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宮主周覆生於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宏以舒徵主合
驗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賤以疾商主商度生於
太簇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主翕張生於南呂之
五寸而其聲散以虛角主善觸生於姑洗之七寸而
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其因而九之則一也
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瓦絲尚宮
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
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是

知音必自聲始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知樂必自音始故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蓋禮主節樂主和和勝則流而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是樂不徒作必有禮焉豈非以禮爲理以樂爲節之意歟自迹求之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塤箎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旄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

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周官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禮樂廢而邪音起危削侮辱之本也可謂知樂矣何安謂知樂則幾於道詭哉此言君子爲能知樂孔子閒居言君子達禮樂者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是知之者不如達之者達之者不如明之者君子之於禮樂知之於始達之於中明之於終其序然也

樂書卷九終

樂書卷第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楊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爲德之容樂爲德之華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今夫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也夔得於樂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也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關雎之詩以樂而不淫矣后妃之德則樂者

樂也不淫者禮也靜女之詩以城隅彤管刺夫人無德則俟我城隅禮也貽我彤管樂也后妃以得禮樂爲有德豈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由是觀之德者得也能無失乎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未能以無德爲德而德乎不德非體道者也同於不失德者而已其德雖與上德同其所以有德則異矣莊周謂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固非周不知言也其亦救文勝之弊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德爲禮樂之本禮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
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
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
其禮之隆歟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朱弦而疏
越一也蓋清廟頌文王之德升歌清廟而以朱弦疏
越之瑟和之弦朱則其音濁而不清越疏則其音遲
而不數倡之一而歎之者三而止耳使人知樂意所
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
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蓋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函鬼
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
事之有饗也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
食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主而其祭
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
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爲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
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立酒俎尚腥
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
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
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傳曰朱弦洞越大羹立

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弊則清廟之瑟至於遺音者防其淫侈之意也大饗之禮至於遺味者救其彫敝之意也列子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未嘗發之聲未嘗呈之味豈所謂有遺音遺味者乎昔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後世瞽瞍判五弦之瑟而爲十五弦舜益以八而爲二十三弦莫不寓君臣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絜齊人情使之

淳一於行也觀大司樂以雲和之琴瑟祀天神空桑之琴瑟祭地示龍門之琴瑟享人鬼是知書大傳舉清廟大琴練弦以見瑟此舉清廟之瑟以見琴矣漢武帝作十五弦之瑟以祠太一后土而已其去古也遠矣今夫大饗之名則一而其別有四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享先王王之饗諸侯兩君之相見而已易曰饗于帝月令季秋饗上帝饗帝之禮也此與禮器所謂大饗饗先王之禮也大司樂所謂大饗饗諸侯之禮也哀公問所謂大饗兩君相見之禮也與春秋之饗老孤諸侯之饗聘大夫之相饗異矣清廟之瑟

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以寓至樂有無窮之意也與所謂五帝三代之遺音者異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朱弦而疏越一也尊之尙玄酒俎之尙腥魚豆之先大羹一也然則先王因人性而制禮順人情而制樂非以極音致味窮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而已蓋各當其分之謂平復其本之謂反平其好非作好也遵王

之道而已平其惡非作惡也遵王之路而已教民如此有不反人道之正耶易曰利正者性情也利動而主情正靜而主性平其好惡而使人各當其分則情有所若矣反人道之正而使人止於一則性有所復矣然則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非本此歟今夫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爲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有遷也有不爲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爲性之頌音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則如此婦曰昏陰爲昏故也夫曰姻陽爲大故也陽大

而小因之陰昏而明合之則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周禮所謂婚禮親成男女如此而已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等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

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上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戚干與射以見之禮運言禮必本於天殽於地

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又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繼之以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然則樂記不及祭御朝聘者舉喪以見祭舉射以見御舉和樂以見朝聘故也言衰麻哭泣之禮於其始言婚媾冠笄射饗食饗之禮於其終而以鐘鼓干戚之樂居其中者以明有禮必有樂以和之亦舉中見上下之意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

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缺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然志氣之帥也心形之君也君行而師從心動而志隨樂以道其志順而出之也禮

以節民心逆而反之也禮樂刑政一也所以同民心
於內則治道之所自出王道之始也四達不悖於其
外則天下往矣王道之所由備豈特出治道而已哉
詩序言王道成此言王道備者成則無虧而已備則
成不足言之

樂書卷十終

三十三

一

樂書卷第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

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爲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別故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也禮主別而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
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
者不可偏勝也樂勝禮無以節之則流而忘本禮勝
樂無以和之則離而乖義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
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樂
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
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以樂
防情而教之和故足以合相親之情以禮防僞而教
之中故足以飾相敬之貌是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
也及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

高極遠而測深厚斯所以爲禮樂之道歟然立於禮成於樂學道之序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先樂而後禮者樂記以樂爲主故也言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類亦此意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禮自外作有數存焉而其本在義樂由中出有情存焉而其末在文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

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
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
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
也好賢如縉衣好之至也惡惡如巷伯惡之至也因
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
眾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
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舉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
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
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
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莊周謂

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終之以太平治
之至者此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別而言
之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嘗謂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
禮樂而巳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
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故孔子論爲政齊之
以禮爲先而刑次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瑩天功明萬物陽之道也樂由之來焉則域乎動矣
幽無形深不測陰之道也禮由之作焉則域乎靜矣

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爲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爲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爲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爲動言文則知靜爲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以易求之樂生於天一之水而其聲爲可聽禮生於地二之火而其形爲可視坎水也於卦爲陽而至陰藏焉故靜離火也於卦爲陰而至陽出焉故文豈非坎者物之所以歸根而復

靜離者物之所以嘉會而文明故耶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所以示人者
一於易而已夫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
所以示人者一於簡而已易則於性有所因簡則於
理有所循樂也者性之不可變者也其作自乎天其
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
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
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乎成物未嘗
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清廟之瑟朱弦

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非易而何大饗之
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非簡而
何然樂失則奢非樂之大也禮失則煩非禮之大也
禮樂之所以大者未離於域中其聲可得而聞也其
形可得而見也若夫聲泯於不可聞之希形藏於不
可見之夷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又所以爲禮樂
之妙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易
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禮樂皆得豈不謂之有德
邪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蓋怨乖道也無怨則人道盡矣爭逆德也無爭則人德極矣揖遜而治天下動無我非者禮樂而已此傳所謂陳禮樂盛揖遜之容而天下治也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法度彰禮樂著拱視天民之阜而已豈非得古人所謂揖遜而治天下者其惟禮樂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以

揖遜則莫不從服記言治天下及遜揖而不及征誅者禮樂以文德爲備故也對而言之樂主於無怨禮主於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言無怨則容或有焉與詩稱無妒忌同意言不爭則直不爲爾與詩稱不妒忌同意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遜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傳謂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其亦矯枉之過論歟言禮樂之至先樂而後禮言治天下先禮而後樂者樂出於虛載道而與

之俱形而上者也禮成於實與器而大備形而下者也自形而上言則樂先乎禮與易繫言易簡先乾後坤同自形而下言則禮先乎樂與易言闡闢先坤後乾同然治天下在禮樂而不在道德在宥天下在道德而不在禮樂苟自禮樂而退於道德則爲無而在宥天下尙何事揖遜之勞以治之乎莊周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先王之於天子達禮樂之原舉而錯之而已舉樂而錯之則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舉禮而錯之則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而不離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而不亂以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足以教民睦立敬自長始而足以教民順天子如此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禮無不行矣蓋達者必行行未必達禮爲樂之始故言行樂爲禮之成故言達樂雖達矣有所謂行禮雖行矣有所謂達樂行而倫

清則中國如出乎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不
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出乎一家故言父子
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內終焉然則兵革言試五刑言
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與詩言師干之試同義五刑
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
故祀天祭地

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節
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樂之
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禮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節

而其用實同之故同於和者和亦得之同於節者節亦得之非成天地之能而官之者也故可名於大矣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同之與易所謂與天地相似同意與易所謂與天地準同意中庸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繼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豈不終始一致歟樂以統同其和則百物不失禮以辨異其節則祀天祭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天神遠人而尊致禮以祀之是以

道寧之也地示近人而親致禮以祭之是以物接之也或致道以寧之或備物以接之非特報其生成百物之功而已亦所以寓節莫重於祭之意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也者道天地冲氣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故其大與天地同和其妙爲天地之和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爲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至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殯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則不能與此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

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主乎施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主乎報主乎施則生成百物而無所失主乎報則祀天祭地以報其生成之功而已用是以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萬物莫不尊天而親地樂由天作而其道尊禮以地制而其道

親神則聖人之精氣屬平陽而尊鬼則賢智之精氣屬乎陰而親彼尊而我尊之敬之所由生也彼親而我親之愛之所由生也經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是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仁近於樂而同愛者仁之情也義近於禮而合敬者義之情也仁於愛親有以同四海之愛義於敬長有以合四海之敬則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孔子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

樂書卷十一
姓刑于四海如此而已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而爲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爲同故言同與儒有合志同方同意若夫自禮樂之情同言之則禮之敬也樂之愛也以異而同而已均謂之合不亦可乎雖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卷十一終

樂書卷第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禮記訓義

樂記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無事而不有禮無文而不有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

而有所謂文所謂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
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
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
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
言之一也故詩曰殊異乎公路五帝殊時三王異世
亦可類推矣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莊敬恭順皆禮也情主於合敬欣喜歡愛皆樂也情
主於合愛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
同也天官大宰以禮典和邦國諸萬民春官大司樂

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
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
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
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今夫禮以時爲大而先
王因時以作事故堯舜之時有事於揖遜無事於征
伐湯武之時有事於征伐無事於揖遜則事曷嘗不
與時並哉樂以功爲主而先王因功成以作樂故堯
舜功成於揖遜而樂以大章大磬名之湯武功成於
征伐而樂以大濩大武名之則名曷嘗不與功偕哉
蓋事在人時在天事與時並則與之併而爲一也名

在彼功在我名與功偕則與之皆而相比也今夫明王所以相汭者禮樂之情也所以不相襲者禮樂之文也五帝殊時不相汭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豈曰情之云乎經曰事不節則無功孟子曰有其事必有其功荀子曰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莊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是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禮制於治定而爲功之始故以事言樂作於功成而爲事之成故以功言散而言之如此總而言之雖發揚蹈厲之蚤亦曰及時事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鐘其用統實以象地節之革而爲鼓其用文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爲管籥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爲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

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鐘鼓附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有子道焉有妻道焉簋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音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象在其中矣龍之爲物出入隱見莫之能制而裼襲如之裼則見而成章襲則隱而成體故一升一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質在其中矣然禮樂之情寓於

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蓋聖者明之出明者神之顯故知而作之者爲聖識而述之者爲明其知神之所爲乎曲禮曰聖人作爲禮以教人又曰君子退遜以明禮聖作明述之辨也別而言之先作後述者聖明之序也合而言之先明後聖者述作之序也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

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
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之
敦和禮之別宜亦如此而已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
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以化而至樂得矣和故百
物皆化之謂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序
故羣物皆別之謂也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
以辨之與易乾稱六龍同意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
言羣物以統之與易乾稱羣龍同意言禮者天地之
序又言天地之別何也曰天地故有序矣所謂別者
因其序以別之原禮之始則爲天地之序要禮之終

則爲天地之別經不云乎序故羣物皆別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蓋由天作則有所循而體自然與孟子稱由仁義之意同以地制則有所裁而節之與孟子稱行仁義之意同對之則其辨如此通之則禮亦可以言由與作矣故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

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
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
樂能無暴乎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暴反乎好善而過作則暴豈非未盡善之意
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作後制禮樂之序也過制
則亂過作則暴先制後作制作之序也由是觀之明
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而制之非成能之聖人疇克
之哉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舉
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故也故曰禮樂
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
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
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
詩曰於論鼓鐘豈兼情文之義而論之歟蓋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
無怒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
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皆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
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
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莫非樂之情也論倫無患

者情之和窮本知變者情之中和則審一而足以率一道中則通上下而足以理萬變此樂所以爲中和之紀歟若大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於人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情而非情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爲禮之質乎禮非特有質蓋亦有本焉夫禮本於太一成於太素則太一本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禮運言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繼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聖人

作則必以天地爲本繼之五行以爲質語曰本立而道生傳曰性者生之質是本先於根而存乎道質先於幹而存乎性忠則不欺於道而爲德之正信則不疑於道而爲德之固此禮之在道者也故謂之本行有所修而不廢未必不顧言言有所道而由行之未必不顧行此禮之在性者也故謂之質本固不止於忠信故孔子之言儉戚左氏之言孝亦謂之本焉質固不止於言行故其德中正其行無邪亦謂之質焉蓋儉戚非禮之中孝非禮之末故與忠信同爲禮之本乾之九三重剛不中而與時行忠信以進德修辭

立誠以居業其於禮之本可謂體之矣擬言於法言
得其正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故中正無邪與行修言
道同爲禮之質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抑又閑邪存
其誠言行謹信而不伐其於禮之質可謂體之矣以
行修言道爲禮之質則修身踐言爲禮之文可也以
忠信爲禮之本而以義理爲之文則不可矣今夫義
出於道德理出於性命人心之所固然聖之所先得
者也以之爲禮之文殆非聖人之言豈漢儒附益之
妄邪

樂書卷十二終

樂書卷第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坤也者地也以敬爲德以順爲道故言敬以直內而莊舉矣言坤道其順乎而恭舉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

裁之而已有不爲之制乎易曰巽德之制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蓋巽不主一節因物而已義不主故常度宜而已禮之因物節文以從宜亦何異此禮之制先莊敬後恭順禮之教先恭儉後莊敬何也曰責難之謂恭閑邪之謂敬其教則閑邪後於責難其制則德先於道故其異如此言樂則情而後官言禮則質而後制者蓋司伺末者也官探本者也樂之情則易流而已無官以主之或至於忘本此官所以後乎情禮之質則樸素而已無制以裁之或不足於華藻此制所以後乎質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祀祀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以享先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

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示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秩于山川則事于山川矣徧于羣神則事乎鬼神矣神無方也在天所謂天神在人所謂乃聖乃神在鬼凡所謂鬼神是也然則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之謂歟禮器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

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蓋禮樂用之宗廟則仁義而孝慈服用之社稷則殽地而百貨極事乎山川鬼神則興作制度而百度正凡此無非寓之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

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則記禮者先宗廟
後社稷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何也曰社則五土之神
生物之主者也稷則五穀之神養人之本者也宗廟
則祖妣所居族類之本者也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以
位左右序之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以本仁義序之
於宗廟社稷言用以見事於山川鬼神言事以見用
互備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不有王者之德而有王者之位不敢作禮樂焉不有
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亦不敢作禮樂焉故孔子

有德無位於禮不敢作也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也正之而已況其每下者乎蓋功不至於鳬鷺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旣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旣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惟烈之後也楊子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不其然乎王通嘗謂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是雖拘之三十年不猶愈於齊魯二生期之以百年邪漢去三代雖近

然兵革未偃於天下遽起綿蕞之制其爲智亦疏矣
然則如之何而可宜莫若效周公所爲而已中庸言
非天子不敢作禮樂此特言王者天子以德王者以
功故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
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功有小大治有詳略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
周之興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
小備之謂具祭義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荀卿曰

始終具而聖人之道備是具於備爲微備於具爲全也聲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也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然則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也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血毛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觀矣變其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也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

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今夫冕而總干以樂皇尸而天下樂之者天子之所獨而人臣無與焉惟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魯得以用而祀之然則隱公考仲子之宮楚子元館於王宮之側而將振干戚之萬焉且得追春秋之誅耶對而言之樂言備禮言具散而言之樂亦可謂之具詩曰樂具八奏是也禮亦可謂之備經曰禮備而不偏是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五帝體天道而官天下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
人道而家天下故以王號而應乎人蓋三月成時三
十年成世時則陰陽運量有法度存焉天之所爲也
世則前後推遷有厯數存焉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
同乎天而殊時非不用禮也而莫尙乎樂樂由天作
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而異世非不用樂也而莫尙
乎禮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
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
因時作之以象成而已惡得而相沿夏后氏之禮尙
質周人尙文商人文質之中皆因世制之以從宜而

已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之以夏時商輅
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
與是相爲表裏矣觀孔子之論五帝以謂法始乎伏
羲著於神農而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矣孔
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帝高辛爲之不
知奚據而云是亦不求聖人之意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
者其唯大聖乎

樂由陽來而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由陰作而主
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矣而不以反爲文則冥豫

而已能無憂乎禮粗矣而不以進爲文則跛履而已
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
禮備而不缺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今夫樂道極和
禮道極中極和則樂而不憂極中則正而不偏致中
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大聖人之事也自非禮以樂
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疇克爾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

天高地下尊卑奠矣禮所以爲天地之序也萬物散
殊小大分矣禮所以爲天地之別也流而不息陰陽

運矣樂所以爲天地之和也合同而化形質異矣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豈不爲禮制行乎在記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百化興焉豈不爲樂之興乎禮以相敬爲異必資制而後行樂以相親爲同無所資而自興故於禮之行言制而異於樂之興也會而言之如此通而言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則禮非不可以言興樂行而倫清則樂非不可以言行天高地下以位言天尊地卑以分言流而不息以氣言論而不息以文言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春則物作而始之天造草昧之時也秋則物斂而實
之人爲輔成之時也夏則物出而相見人道之戒也
冬則物藏而相辨天道之復也自春徂夏爲天出而
之人所以爲仁自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所以爲義
蓋樂由陽來而仁近之仁陽屬故也禮由陰作而義
近之義陰屬故也仁主乎愛而樂合之義主乎敬而
禮合之豈亦仁義近禮樂之意歟然仁近於樂而樂
非仁也義近於禮而禮非義也仁義非禮樂不行禮
樂非仁義不立此荀卿所以言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凡此論四時之仁義爲然若夫語仁義大全豈止近

禮樂而已哉孔子以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合而言之也與言堯舜之道孝弟同意孟子以禮節文仁義而樂以樂之別而言之也與言孝近王弟近霸同意莊周謂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雖退而擯之可也彼豈以仁義禮樂爲不美哉誠欲慤慤爲天下渾心而已鄉飲酒義以天子之立左聖鄉仁右義背藏配四時之序與此異者彼主鄉飲酒之禮言之非別禮樂而言故也

樂書卷十三終

樂書卷第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樂極和不有以惇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員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智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

樂言卷一四
一
明有禮樂國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
故也樂陽也主於率神以從天而鬼與焉禮陰也主
於居鬼以從地而神與焉莊子以鬼神守其幽爲樂
禮器以順於鬼神爲禮然則禮樂之用豈不殊事而
同道哉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
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
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
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

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
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
地亦將爲我官矣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
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荀
卿謂聖人清其天君以至養其天情則天地官而萬
物役矣是雖非主禮樂而言要之爲聖人之事一也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
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者之
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者之事也言天地
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

幽亦不能匿其情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分無兩隆有尊必有卑位無兩盛有貴必有賤貴以高爲本賤以卑爲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言位則知定爲分分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穆穆者王德之容皇皇者君德之容穆穆而後皇皇貴賤之序

也宜君而後宜王卑高之序也與此同意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卑高以別之天尊地卑自然之分也天高地下自然之位也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爲首禮以君臣爲大故也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天道成規其常在動地道成矩其常在靜以動爲常無小而不大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爲常無大而不小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大小殊矣然則禮豈不爲天地之

別乎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動靜有常小大殊者禮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禮樂也由是觀之禮由陰作雖主乎靜未始不動樂由陽來雖主乎動未始不靜經曰禮動於外樂由中出故靜不其然乎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矣

天地之間有域者必有方而方不能無類聚有生者必有物而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相

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爲類
凡非陽類者斯乖而不親陰與陰爲類凡非陰類者
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
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豈非方以類聚
邪揚雄謂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是也相與以致用則
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
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際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
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逮豈非物以羣分耶揚雄謂分
羣偶物是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天地使然哉各
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爲體而有以相辨以

和爲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眾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言性命不同不言吉凶生者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惟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在天成象則凡物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形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條之未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

者易員而神禮方以智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之道形而爲天地氣而爲陰陽天地譬形體也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譬榮衛也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墜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成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相摩與易言剛柔相摩莊周言木與木相摩同意相蕩與

易八卦相盪大立言歲歲相盪同意蓋陰陽之氣運
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其偏
勝也怒而爲風和而爲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
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
一噓爲春夏一吸爲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
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有以煖烜
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物之化與焉然
則樂有不爲天地之和邪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
而爲乾坤顯之而爲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爲
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

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禮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節而已實天地之序也
樂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化而已實天地之和也
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
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列子曰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然
則化不時則不生有不本天地之情邪易曰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無辨則
亂升有不本天地之情邪蓋天地之情去心以感物

於卦爲咸存心以久其道於卦爲恆咸言男女之感
易曰天地感而萬物生恆言男女之常象曰天地之
道恆久而不已由是觀之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
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禮樂之道建神而天之有以極乎天之所覆觸地而
田之有以蟠乎地之所載與陰陽埏其化行之於無
止與鬼神卽其靈通之於不窮窮高極遠其運無乎

不在也測深與厚其至無乎不察也由是觀之禮樂之道其可以方體求耶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上極乎天下蟠乎地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行乎陰陽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也動於無方居於杳冥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也言樂如此則禮可知也窮高極遠况下且近者乎測深與厚况淺且薄者乎極乎天蟠乎地者禮樂也上極於天下蟠於地者精神也測深極遠者禮樂也鈞深致遠者著龜也莊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窮神故言著龜記言人道而已此所以詳於禮樂歟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麗乎一陽者其道爲乾麗乎一陰者其道爲坤蓋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前故所知者太始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後故所作者成物然太始形之始未離乎象成物器之終未離乎形乾能知太始不能著其微而顯之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坤能作成物不能居其所而有之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太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太始父道也

尊而不親成物母道也親而不尊樂尊而不親太始待之以著自形而上言之禮親而不尊成物待之以居自形而下者言之凡物以陽顯以陰晦以陽流以陰止樂陽以顯故言著與樂者萬物之理同禮陰以止故言居與禮別宜居鬼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之道樂著太始禮居成物禮樂之道也言樂著太始則禮之所著者太一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三言禮居成物則樂之所居者化物也故曰和故百物皆化不言太初而言太始者有初然後有始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形之始故可得而著氣之始則未

形孰得而著之邪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乾則自彊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宜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宜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不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或動者有時而靜或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

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然則禮樂有不爲天地之父母聖人有不爲禮樂之君師邪言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闢一闢謂之變同意樂主於著未始不居莊周言咸池之樂曰居於窈冥是也禮主於居未始不著此言著不動者地是也

樂書卷十四終

--	--	--	--	--	--	--	--	--	--

樂書卷第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磧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
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所以禁淫邪
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犧農而作五絃
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爾雅釋樂宮
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蓋

宮音重而尊商音明而敏角音約而易制徵音泛而不流羽音渙散而抑被之五絃之琴則五音無適不調矣舜以之歌南風亦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何以明之凱風美孝子之盡道南陔美孝子相成以養况舜之孝大足以配天至足以配地其歌南風之意亦誠在此豈特解民愠阜民財而已乎且南風者生養之氣琴者夏至之音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古人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其在茲歟楊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

化傳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治自非能樂與天地同意何以與此然則舜爲南風之歌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亦足監矣由是觀之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蓋不可得而損益也聲存而操變則有之矣後世振竒好異之士或記陶唐氏有少宮少商之調或記周王有文絃武絃之名因益之爲七絃以應七始之數其說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六律八音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和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信乎夔之達乎樂矣舜君之聖者也作琴歌南風所以合乎天夔臣之明者也制樂賞諸侯所以合乎人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閒此所以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舜之時大道之行久矣禮樂不

自諸侯出而自天子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非剛克之道也以柔克遇之而已與詩彤弓錫有功諸侯稱天子同意夫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治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與經言民有德而五穀昌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同意且夔之爲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官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鳳皇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

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
祭統發爵賜服必於夏禘以順陽義意協於此然賞
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
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爲樂祖而祭之瞽宗歟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鼂將
之舜賞諸侯之樂雖無經見其大致亦不是過也此
言德盛而教尊文王世子言德成而教尊何也易不
云乎成言乎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成德則終
始無虧盛德則終始惟一德成而教尊世子之事也
德盛而教尊諸侯之事也文王教世子以禮樂將以

成其德故以德成言之天子賞諸侯以樂將以崇其德故以德盛言之及其成功一也均謂之尊不亦可乎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舞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鄮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鄮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鄮短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

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諡觀其舞之行綴足以知臨
民之德聞其諡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
侯者孰不敏德敦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夫舞所以
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
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大夫四士二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降以
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
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
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
舞一則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世

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
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
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
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
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
意哉言舜樂始歌而終舞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溢
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詠歌之不足
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爲樂之端舞爲樂之成書謂
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韶舞其舞也始歌終舞
其樂之序歟熊氏以歌南風爲凱風司馬遷以舞之

行綴爲行綴失之矣然舜之時固有謚矣檀弓以爲周道何也曰舜時生而有號死或襲之以爲謚不若周道號謚之有別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堯命瞽瞍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黃帝命夬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臯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爲之作濩焉武王以武定禍亂而正

之故周公爲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幬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

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磬又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後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特言夏大者禮以時爲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道別之則禹之本始王道亦可謂之大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之何哉曰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敎者民之寒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是教者民之寒暑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不可不節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苦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

君子之所廣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邪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邪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歟若夫以法治也不善則教不時有所謂傷世事不節有所謂無功尙何行象德之有乎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象於法爲畧法於象爲詳上法而下象之則先王處已可謂詳待人可謂

略矣

樂書卷十五終

樂書卷十五

八

樂書卷第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豕天產也酒地味也豢豕而食所以養陰爲酒而飲所以養陽飲食雖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陰陽雖人之資養不能不爲寇

然則豢豕爲酒所以爲禮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湏生禍亦已大矣莊周謂以禮飲酒始乎治常卒乎亂者此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莛而爲醢散而爲散正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故因是爲酒禮則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爲禮而已酒正所謂共賓客之禮酒是也燕以示慈惠而謂之飫酒酒人所謂共賓客之飲酒是也

古之人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士大夫皆如之禮器曰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季孫宿曰得賜不過三獻由此推之孤同子男之君五獻卿大夫下其君之等二獻則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是以華實副爲禮而以進爲文者也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今夫饗禮以仁賓客豈獨備禍邪蓋

僞不去則誠不著不足爲禮之經故也彼昧是者以賓主百拜爲華日昃不飲爲過抑何不知先王爲禮之意也春秋之時魯侯享季孫宿以加籩之禮鄭伯享趙伯具五獻之籩豆焉是以子男之禮享大夫也豈禮意歟此言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詩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者終日飲而不得醉爲行饗禮故也不醉無歸爲燕同姓故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荀卿曰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合歡定和而已蓋酒食禮之物而物非禮也合歡樂之官而官非樂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知樂幾於禮則樂之所施禮未嘗不有以節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特樂其情而已必有以象德而形容之也酒食以爲禮非特淫其德而已必有以綴淫而攣屬之也在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先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

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賑燔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孰謂禮者先王爲之以強世哉老氏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爲而言然樂所以象德又言樂章德禮所以綴淫又言刑以防淫者象以像之所以形容之也章以彰之所以著明之也禮以綴淫

而使之不縱刑以防淫而使之不溢相爲表裏故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聖人之於樂非志於獨樂而已將以爲治也顯之爲
德教可以善民心妙之爲道化可以感人深善民心
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爲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
爲禮智有若泉之始達也感人深則動蕩血脈通流
精神非若水之可測也詩曰宜民宜人語曰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則人有十等非特民也善民心則通
賤者之欲而已貴者不與焉感人深則貴賤雖在所

感而風俗或未周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由是觀之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豈非以防民情而教之和邪然樂行而倫清卒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此也是篇始之以聖人所樂之情終之以先王著教之文非備內聖外王之道孰能與此夏政多辟受德昏淫樂北里之哇悅傾宮之艷靡靡然以

常舞爲風朝歌爲俗而不知所以移易之者豈不爲
聖王罪人乎樂則移風易俗詩止於移風俗何也曰
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
其異如此雖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
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
記之言樂或曰先王著其教或曰君子成其教者蓋
樂之爲教著必有驗乎微成必有驗乎虧著其微者
非一世之積故言先王成其虧者非成德者不能故
言君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
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
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
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蓋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
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

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
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辟略由後則以音論民正
乎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者生氣
之和也樂有以合而同之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
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腎而和正智者五常之行也樂有以道而達之故天
地訢合陰陽相得區萌達羽翼奮胎生者不殯卵生

者不殪合生氣之和之效也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道五常之行之效也
所謂樂道倫理如此而已然人之情性在禮爲中和
在易爲利正利正天德也中和人道也說天者莫辨
乎易說人者莫辨乎禮故其別若此聖人作樂以應
天此言先王者自內言之爲聖自外言之爲王其實
一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剛氣易失之怒柔氣易失之懾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周語言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是也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懾而不懾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記言樂行而倫清血氣和平是也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歛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歛則陰而密陽

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密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矣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而樂之道歸焉耳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爲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簫不僭爲周樂之美皆此意歟記言宮商角徵羽之音而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然則五音皆亂非所謂皆安其位迭相陵非所謂不相奪是亦怒怨哀思之音而已豈記所謂治

世之音安以樂哉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樂書卷十六終

樂書卷第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祇庸孝友之

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鐘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采爲文之實文爲采之華節奏文采均聲之飾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

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
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
誠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比輔此
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大小其用固有終始蓋
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
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
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德
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
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
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

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數則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芒忽而無形幽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而

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愚欲感條暢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乂則敝敝則草木爲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
煩則魚鱉爲之不大氣非充盛則衰衰則生物爲之
不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慝而樂淫此天地自然
之理人道必至之患也蓋禮以順人情爲善一有不
順是慝禮已樂以適中正爲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

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
貌爲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
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湏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囁
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
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
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
極樂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

也四暘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
平之德也感條暘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
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荀卿有云先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禁
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由是觀之禮慝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
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
云乎煩手淫聲滄湮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
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暘之氣爲滄蕩之氣是
不知商人滄蕩其聲所以爲盛美之意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是也而姦聲則乖此而已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
今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
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逆順樂有淫和
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姦正既異其所倡則氣
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矣凡此非特人爲然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亦莫不
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雪霜交
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澧泉涌以至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
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
以類相動邪荀卿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
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謹其所去就也
樂記本樂之和淫言之繼之以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荀卿本世之治亂言之繼之以善惡相象相爲終始

故也君子於此可不謹所感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卻之而不接然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夫耳徹爲明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防淫泆而已尙何淫樂慝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

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已則比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爲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子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性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稽之度數也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則樂之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爲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

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
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
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
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
臣之節父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
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
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
萬物類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
干其聲若簫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

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瞽矇吹之以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荀卿謂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鏘鏘是皆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

樂書卷十七終

樂書卷第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天職氣覆而清明象之上達者也地職形載而廣大
形之旁礴者也運行乎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
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
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
而不可掩者仰有以象乎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

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俯有以象乎地也非特
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
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六同終於夾鍾
始於大呂皆象乎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象乎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
已雖然用此象彼則異體而同用猶非其至也語其
至則樂行而倫清皎然而文明則清明與天爲一矣
和正以廣其大必易則廣大與天地爲一矣比終始
之序動四氣之和則終始與四時俱矣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則周還與風雨俱矣豈曰象之而已哉
若夫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燭之以日
月之明復居於窈冥而已則清明不足多也以物爲
量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復動於無方而已則廣大
不足多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則終始不足多也一盛一衰一清一濁行流散徙所
常無窮則周還不足多也記之所言姑道所象之末
節云爾蓋樂之有是四象猶易之有四象易有四象
所以示人神矣樂有四象所以示人明矣經解曰潔
靜精微易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斯不亦示人神明

之辨歟荀卿有之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
隨還有似於四時言之詳略與此不同者各有攸趨
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

樂之於天下寓之節奏爲五聲著之文采爲五色蓋
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聲出於肺開口而吐
之謂之商聲出於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聲出於心
而齒合吻開謂之徵聲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
宮土也其性員而居中故主合有若牛之鳴窈者矣
商金也其性方而成器故主張有若羊之離羣者矣

角木也其性直而崇高故主湧有若雞之鳴木者矣
徵火也其性烈而善燭故主分有若豕之負駭者矣
羽水也其性潤而澤物故主吐有若馬之鳴野者矣
五聲之於樂近取諸身以盡性遠取諸物以窮理如
是則節奏合爲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矣五色
成文而不亂則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
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
用矣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憇憇之音矣聲
成文謂之音豈不信然苟五聲皆亂而不成文迭相
陵犯而不相爲經不亦淫慢之音乎不言五聲而言

五色者爲聲成文而言故也

八風從律而不姦

揚雄曰剗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攬
擬之八風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遂八風論舞則曰
節八音而行八風白虎通曰八風象八卦由此推之
八風象八卦者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
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翔易者坎也故其音
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
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
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閭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

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
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之
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簇之律而大呂太簇大寒
啟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
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
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
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
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
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
小雪之氣也豈非傳所謂樂生於風之謂乎八方之

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尙何姦聲之有乎傳曰律呂不易無姦事也如此而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

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
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昔人嘗謂顓帝始作樂風
承雲之樂以效八風之音舜以夔爲樂正正六律和
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且古人之制聲
律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損益者也何則五
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
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
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
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三百六十律然則十
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

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爲尋物以八竅卵生故凡十二律之音皆隔八生焉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參和而爲冲氣故曰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祭以三飯爲禮喪以二踊爲節兵重三軍之制國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凡數成矣故十有二律之寸而黃鍾稱是焉蓋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五六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

紀其數八十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亥
枵其數七十六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子
其數七十二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丑
其數六十八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寅
其數六十四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卯
其數六十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辰
其數五十六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巳
其數五十二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午
其數四十八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未
其數四十四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申
其數四十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酉
其數三十六

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其數四十二是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卽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旣設齊民不誤然則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有多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變而已矣豈不流於鄭聲之淫乎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先王之作樂文之以五聲之和播之以八音之諧節之以十二律之度則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所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衷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

爲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爲清黃鍾至仲呂爲濁豈所謂迭相爲經之意邪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莊子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倫之固已清而無患矣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

正聽和視正則聰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尙爾況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姦聲尙爾況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

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白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
清白樂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惑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爲道感物而動人之情
也徇之則爲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
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順性者
也故樂而不惑以欲忘道是犯性者也故惑而不樂
孔子聞韶其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魏文聽古樂其
惑至於倦而欲寐則君子小人之情觀矣齊景公欲

比先王之觀晏子告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卒使之作君臣相悅之樂誠以君子之道事其君欲
其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也齊人夾谷之舉不亦
晏子罪人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方可以觀德矣

經曰樂者情之不可變荀卿曰樂者和之不可變是
情爲和之本和爲情之用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則是
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已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
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

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僞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古之諸侯必德盛教尊然後賞之以樂子貢之稱孔子知其德必始於聞樂亦本諸此傳曰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樂行而民鄉方其教有至於此可謂入人深化人速矣蓋樂之於天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廣之足以成教行之足以成政然則聲音之道庸詎不與政治道邪樂行而倫清鄭衛之音不可得而雜也樂行而民鄉方天下之俗有可得而易也

樂書卷十八終

樂書卷十八

上

樂書卷第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
盡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旣德
之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爲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
歟以樂爲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

德奏之於詩爲德言詠之於歌爲德音形之於舞爲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旣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曰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務以樂蕩德而曰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爲德之華其不可去如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非老莊與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榮華爲功秋以毀折反根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

禮爲道之華樂爲德之華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闋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尙於鐘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尙於磬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尙於琴

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
立春之音也而笙竽繫焉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
塤缶繫焉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繫焉木聲
無餘立夏之音也而柷敔繫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
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
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音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
而無失也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
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
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舍周官太師
之職何以哉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

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尙羽莫輕於瓦絲故尙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尙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尙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爲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爲後者蓋西者以秋時言之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而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

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此言樂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德者德時器而後達故也

也類皆執羽大濩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必
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揖遜之義
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大司樂祀天
神祭地而有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
示無歌猶天神之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
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

爲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主宰反者道之動樂以反爲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嚮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之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

於樂以動其心爲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也
也以樂其聲爲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
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爲道之幹邪樂必先
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明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
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以節先乎奏
節先乎奏與書先夏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亦謂節奏
陵而文然以禮爲節則是以之爲奏則非矣

樂書卷十九終

樂書卷第二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

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此六樂所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
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
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
樂爲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蒯商之事
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獨樂其志不
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慾爲哉果斷濟功以天下之心
爲心而已若韶則旣盡美矣又盡善也雖甚盛德茂
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獨樂而
不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爲

然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警眾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別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別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
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
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
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
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
氣而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

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
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爲主而不遺於報
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爲主而不遺於
施故禮尙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
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闔一
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
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

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於反始而已樂主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器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

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禮樂主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祖故也

樂書卷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商尙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尙文其大路豈玉路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木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賄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然諸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文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爲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爲革木二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玉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爲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周天子之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禪禮以七就爲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也史遷樂者易車爲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羲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旛析羽爲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繆素陞龍于繆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纁

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繆屬繆爲旒旒亦謂之繆飾以纁則旒蒨矣左傳謂舊蒨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爲常諸侯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爲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頤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頤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焉禮器

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只有一寸諸侯八寸士大夫不預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爲僭

樂書卷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二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
去僞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
慎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
真而不湛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

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僞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爲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僞是亦不爲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僞哉雖樂亦不可爲僞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著誠則僞在所微矣言去僞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俛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俛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啗則凝形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

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侑天地之情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侗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自

傾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訢合至卵者不殂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恤在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傾天地之情爲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
者不殂而卵生者不殂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暢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觫生則凡撫實而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
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九竅
者胎生無內敗之殯八竅者卵生無外裂之殯則樂
之道歸是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殯卵生者
不殯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訢合陰陽相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爲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爲呂而大呂其首也
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
也絃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
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
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爲
律絃歌以爲聲干揚以爲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
者也故童子舞之童子習末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
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內外饗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
人之職也卽是而以升降爲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

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伺末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爲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爲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樂師北面而立與司盟北面而詔明神同意今夫吉禮五而莫先於祭凶禮三而莫重於喪尸象神者也而宗廟之敬繫焉主人主喪者也而致喪之哀繫焉六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幘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斯爲藝執之斯爲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也者相尸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二十二終

樂書卷第二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

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傲辟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夫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未嘗啟齒聞相狗馬則大悅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王之道未嘗概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大聲不入俚耳析揚皇華則噓然而笑豈是謂邪蓋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臥於新樂則在所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俛以接物也諸侯立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立端緇布冠旣冠易服立冠立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立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立裳纁而乘路大戴禮武王端冕受丹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

緇未聞以元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
易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
雜記襲朝服一玄端一毳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
自堂然則玄端不得爲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爲義生
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眾故
也然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
進退成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

樂興焉其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
故也廣則容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
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
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
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
又會守鼓焉夫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磬之
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
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鐘而
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鐘一磬
之東其眾器之父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

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
歟蓋衆謂之會待謂之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以
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
拊鼓則衆樂備舉矣然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
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與夫新樂之發俳優侏儒
擾雜子女不知父子者豈不有間乎今夫拊之爲器
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唱而不和非徒鏗鏘
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

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合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拊或搏莫適先後故也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古之樂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

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疾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書曰屢舞僛僛無雅以正之故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敎舞于戚，語說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而天下皆寧矣。然相之爲器，所以節文舞也。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敎春，是已。昔梁王築城，以小鼓爲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爲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糠爲相之說歟？雅之爲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敎雅，以敎礧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礧夏之樂，則工舞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爲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爲樂語此特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獫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尙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方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

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優
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
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形
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邪文王世
子曰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合德
音之致者此也若夫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
如禮長卿所爲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聲而
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
戲孔子所以請誅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歟古樂
言始奏以見終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故也

樂書卷二十三終

樂書卷第二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眾庶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顏淵問爲邦而告之

以韶舞爲可則鄭聲爲可放其貴禮樂賤邪音如此
是子夏所學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臥聽
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
閉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歟
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
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
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旣正紀綱天下大定

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侯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修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

天下大當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紀綱蓋人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獲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旣濟定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絃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
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
不過虞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
之樂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
能比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
其盛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
樂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
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
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

者禮也作爲鼗鼓控擗簾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
文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
亦可乎今夫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
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
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
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
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
也豈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
左氏所謂七音卽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

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歌詠其聲此說絃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前則本詩而爲歌故詩爲先與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此則本所歌之詩言之故詩爲後與瞽矇絃歌誦詩同意至於以貊爲莫比爲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音爲樂在心爲本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

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鄭衛齊宋之樂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於宋衛之音淫於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對顏淵與惡其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色害德本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遜本盛時言之

樂書卷二十四終

樂書卷第二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君者臣之倡上者民之儀故君以心好之則臣未有不爲之於朝上以迹行之則民未有不從之於下然則人君之於民所以開而發之者豈難也哉不過謹吾好惡示之使知禁而已上之好惡可不謹歟子夏

之於詩仲尼蓋嘗悅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貺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爲成周之君是民爲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爲東周之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爲知禮子夏之於魏君子以爲知樂至孔子論帝王之禮樂不以告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爲不知之邪要之得禮樂以成德克允蹈而

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笙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見乃謂之象乃謂之器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鞀鼓而鞀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控揭而揭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壎而始有所乎倡作竹爲箎而終

有所乎和則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柷而揭
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絲
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鞀鼓柷揭壎
箎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樂以中
爲紀而樂德以中爲始故國語之論八音不過曰道
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然則德音之音豈不存於中
聲歟聖人旣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
之金石以爲鐘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
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醕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
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
幼莫不得其序也何害德淫色之有孰謂古樂之發
不可用之祭祀邪大司樂奏宗廟之樂始於鼗鼓管
瑟終於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此也今夫樂之在器
以鼓爲君以相爲相在聲以宮爲君以商爲臣歌在
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
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
其間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祝敵而言桮楬
者祝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桮敵以伏虎

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揭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
焉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隔之義也書不云乎
合止祝故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拆土出金以爲鐘上工磨石出玉以爲磬
鐘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
義金則奏而爲鐘鎗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
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
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
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
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則
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

有聚眾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爲樂之君而鼙則卑者所鼓其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謹羣趨而動有進眾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眾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鏗鏘而已哉魏文侯之爲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諭之也合而論之言鐘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竽

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鐘之爲金鼓鼙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鐘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罄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鏘以立橫橫以動武金聲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

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革音謹謹以進眾革音正則人思毅勇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己亦足發明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眾而使之聚若鄉遂之官是矣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謹者蓋琴瑟夏

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鼙鼓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譁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樂書卷二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仁之

聞諸蓂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眾之不得爲病事之不逮惟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尙廸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尙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用者以文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賓牟賈之言孔子無取焉爾故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之勝商遏劉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尙何聲淫及商之有乎武樂之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然也有司失其傳而已故賓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爾故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賓牟賈之言樂及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雅者異矣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總干而山立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君無爲而逸臣無不爲而勞總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

也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然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

尙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
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
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
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
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
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二與四
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
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
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
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爲有熊而封其後於蓊帝堯爲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爲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爲夏后而別以姒氏契爲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

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
物然後可以封雖然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
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投何邪曰古者在賢則
封之不賢則投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
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投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
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
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饗同意
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眾民爲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旣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

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歟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乘牛者引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車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械矣將帥之士使之列爵分土而爲諸侯示天下不復用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舉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弓矢

蓋旗之爲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爲常其建之則必揭而用之橐之爲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不用爲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爲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爲後與此異何邪曰昔者殷焚孔子問以傷人爲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爲不失其序此言箕子比干而不及微子者豈以微子之賢姑存之以代武庚爲商後故邪此先比干後箕子者豈以箕子

之行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爲至邪與孟子論賢人之
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在箕子爲
奴之後也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之後所
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爲
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
釋者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樂書卷二十六終

樂書卷第二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遂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之郊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知郊射必於郊之學焉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卽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

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
學以狸首爲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爲節也然
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
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
革之射息則尙揖遜不尙勇力矣今夫狸之爲物其
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奠
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
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
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

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於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爲節樂時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裨冕摯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

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埤與裨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裨冕以祭儀禮言侯氏裨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裨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摺笏而虎

賁之士說劍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士者
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劍欲
歛然則虎賁之士說劍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
豈所欲哉鄭康成謂裨衣袞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
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
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以保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四海之
民爲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

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覲臣之禮也朝覲宗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盥盛者

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神祀困民財而天下將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朝以敬爾在公爲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爲重則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爲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爲養言臣則知孝之爲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令外之誠然邪自郊射而息貫革之射冕笏而說虎賁之劍偃武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藉以教敬修

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爲教之大者歟祭
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爲
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
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
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者以諸
侯資孝弟以成德然後能盡爲人臣子之道而民不
與焉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爲先
修文爲後使民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抑又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藉此施敬所以不純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純文武之序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爲西伯之時而詩以皐門應門造舟爲梁追美之義協於此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

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之況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人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

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禮之冕而總干以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夫養老之禮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食之於大學七十者而已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醕則省醴可知言冕而總干則發咏可知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

之事以五教爲急食老更爲緩故其序如此祭義亦於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之教雖治亂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譏之於書召之訊夢者刺之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老更之意哉射有左右學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學也學記言黨庠術序繼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則養老有虞氏以深衣夏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食禮而服縞者惟商人爲然縞衣非冕服必冕而總干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鐘鼓

鞀鼓管磬之聲周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鼓鐘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樂師鐘師奏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謂之食嘗無樂蓋非商周制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武王偃武修文之後習射服冕祀明堂講朝覲耕藉田養老更而禮樂之教交修於天下是雖因於商人而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樂舞之遲猶四時之運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盡美矣故其成必久未盡善故非所以爲備樂何獨
至久立於綴而疑之歟路之四達謂之達道之四達
謂之皇故誅賞廢興資此以成禮樂刑政資此以備
然則周道四達亦可知矣

樂書卷二十七終

樂書卷第二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爲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爲禮也子者天性之愛

所以爲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爲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此坤之安貞吉老子謂地久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

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久則地道天則大道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爲自然者邪蓋不離於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率之至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神同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今夫待言而信者以人有愆故也天則無待於言而信立矣待怒而威者以人有情故也神則無待於怒而威行矣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武不殺書曰德威惟畏荀

子曰立德嘿然而喻不怒而威樂也者章德者也豈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邪子思論至誠不息則久卒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意亦何異此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久者又天道之始終歟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器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爲敬之始而敬不止於莊書曰嚴恭寅畏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威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誦致禮以治躬則自卑而尊人撙節退遜以明之而已非主乎信者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爲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威先後之序也曲禮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況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況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

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
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斯須去身而爲心害
如此況三年不爲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
爲而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
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內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貞夫一歟記者兩言之爲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乾乎天下至順者其坤乎樂由天作未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有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

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
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
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
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
色外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
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爲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爲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臣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可謂知此矣由是觀之致禮
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患內不用志外
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爲政豈難哉此孔子將
爲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
爲貴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
爲德是也禮雖主理而樂非不以理樂通倫理是也
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之樂所以

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言之

樂書卷二十八終

樂書卷第二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禮記訓義

樂記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
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

樂之情也以進以反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爲增
言盈則減爲虛言進則反爲退言反則進爲出禮主
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爲文所以推而進
之也豈卑者舉之罄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
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爲文所以抑而退之也豈高
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未嘗不主
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
以進爲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
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可知
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

則於卦爲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爲姤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儀禮欲其旣備鐘鼓欲其旣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行不足以致富銷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過不足以致禮放之道也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報乎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有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

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減損爲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者其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爲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蓋樂發於聲音爲歌於動靜爲舞歌舞皆人所爲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物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
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尙何底蘊之有乎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而
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

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象者乎文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樂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

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今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況放心得接乎姦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況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卒至於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立樂之效也

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過發之聲音形之動靜特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語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休樂而無形則人不能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樂書卷二十九終

樂書卷第三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閭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爲紀綱紀綱
旣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

於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是故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燕私奏之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疏經所謂樂極和傳所謂聽和則聽者此也蓋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兄悌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在性故也然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

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上
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若夫新樂之發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況君臣上下
兄弟長幼者乎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
奏之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
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
廟之中則圓丘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鄉射
燕禮皆用樂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
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言在族長鄉里之中
則朝廷之上燕饗可知矣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

者謂之閨而燕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閨門之內者歟昔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行也必自貴而賤自外而內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次之父子兄弟爲後荀卿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長少者尊尊而後親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一者數之所始物者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樂未離數不可以不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器不可以不比今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乎獸有比肩不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况樂欲飾節其可不比物乎蓋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飾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

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中國如出乎一人先王立樂之方不過如此自所立之始言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與由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方

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物
一由而有所嚮非所以爲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之
非所以爲本也二者之言相爲表裡爾若夫論樂之
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先
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
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
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

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爲王政之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

矣耳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手之所執體之所習
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
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
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
而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
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速莫不
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已有
言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爲樂
章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
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
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
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
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
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
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
發皆中節而爲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
樂以情性爲綱以中和爲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

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不愆以合神之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經曰樂也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不過所以爲中無怨則不乖所以爲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而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爲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微斯爲中和之紀以樂爲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之化同意此言天地之

命自其妙言之荀卿言天下之大齊自其粗言之要
之終於中和之紀皆不可得而異也禮器以禮爲眾
之紀紀散則眾亂則樂爲中和之紀紀散則樂淫矣

樂書卷三十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

□□ = □□□□□□□□□□□□□□□□

□□ = 590

SS□ = 13165539

□□□□ = 2012.10

□□□ = □□□□□□□□